



Carlos G. Valles ,s.j.著 陳寬薇譯



氣象萬千是聖神

Carlos G. Valles 著
陳寬薇 譯

氣象萬千是聖神

——談七恩與果實——

光啓出版社印行

Taste and See

Gifts and Fruits of the Spirit.

by: Carlos G. Valles, S.J.

trans. by: Lucia Chen.

Copyright: ©1990 Gujarat Sahitya Prakash, India.

Chinese Copyright ©1994 Kuangchi Press, Taipei, Taiwan.

目

錄

聖神的時代	5	尊敬與崇拜（敬畏之恩）	69
聖神遍佈聖經	11	傳過油的額頭	73
白鴿在飛翔	17	被選者的印記	83
恩惠、禮物、給與	21	抵押和保證金	87
聖神的運作	25	口渴的，來喝罷！	91
品味與觀看（智慧之恩）	31	微風與氣息	95
觀看與品味（聰敏之恩）	37	讓火點燃	99
智慧行動化（超見之恩）	43	基督愛自己	105
天主的能力（剛毅之恩）	49	常喜樂	111
知識寶庫（明達之恩）	57	大地平安	117
家庭生活（孝愛之恩）	63	忍耐	121

良善溫和	125
善良忠信的僕人	129
中庸之道	133
來自高天的能力	137
生活聖言	143
藉先知而發言	151
治癒病人	159
舉心向上	167
今日所見所聞	173

聖神的時代

設法多認識一點那永遠說不清者，是一輩子的功課。每邁前一小步，都是極寶貴的寶貝，都帶給內心一股長途旅行的愉悅之感。接近天主，進而深入聖三的奧秘，是信徒的一項最光榮的冒險。

以數學的比例來說，是能有清楚的概念的。聖神之於耶穌，即耶穌之於天父。聖神由耶穌所遣，耶穌由父所遣；聖神為耶穌作證，耶穌為父作證；聖神光榮耶穌，耶穌光榮父。耶穌以父之名發言，聖神以耶穌之名，向門徒說明並解釋耶穌的話。這樣的對比在《福音》中比比皆是。讀到有關耶穌在行動、言辭中流露父，相對地也能找到聖神在言語、行動和使命中，流露耶穌。天主的神性，就是這樣持續不輟地存在於人間、存在於大地，而聖三也就是就

這樣藉著行動和經驗，確立他的定義，並經由形象和位格，作逐步的展現，使他所創造的人認識他、敬愛他。

父有意與人親近，便派遣他的子。耶穌是在人間行走的父，「斐理伯，誰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耶穌勢必離去，於是派遣聖神代替自己，天長地久與人類共處。不論誰感覺到、聽到、看到並追隨聖神，也就是感覺到、聽到、看到、且追隨耶穌。今日人對聖神的實在感，應該就是當年門徒對耶穌的實在感。我們走向耶穌之道是聖神，而耶穌則是走向父之道路。我們的身心靈領受了聖神的照明和力量，使我們走向耶穌，耶穌再引我們到達父。聖神所扮演的角色，便是為今日的人，將耶穌其人及其言真實化，「他要使你們想起我所說的一切。」既然耶穌的所言所行都是在代表父，那麼我們經由聖神到耶穌之路，最終的歸向就是父。

三位與致一是我們信仰的基地。讀福音，默想它、在感恩祭中分享它，誦唸耶穌的名號等，種種基督徒的行爲，都是因為聖神在才得以做到的。我們與聖神相交通，並不是什麼奢侈、額外之舉，或選擇性的事；與聖神交通是天上人間長相聯的一條獨一無二之道。耶穌曾對他身邊的人說：「除了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同樣，聖神要對我們說：「除非經過我，誰也到不了耶穌那裡。」我們要活福音生活，全靠聖神。聖神使聖母生出耶穌，同

樣，他也使我們在生活中，一點一滴的生出耶穌。信仰生活中的功課就是日新又新地認識耶穌、感到他的在、遵從他的話、回應他的愛。我們的這種種努力，便是聖神的工作，在我們心靈深處，溫和而深切地推動著我們。我們閱讀或傾聽耶穌之言時，聖神在我們心中啓發它的含義；領聖體時，聖神使餅酒化爲我們生活中的力量。天主是藉著聖神到人間來，而我們則經由聖神進入生命之奧秘、生命之許諾。

我們活在聖神的時代，我們是五旬節的教會。聖神的出席，他的恩寵、他的生命，促使我們感受到在我們內的天主生命。耶穌的門徒和瑪爾大姊妹等，從耶穌身上認出他是那位引領他們的祖先，走過沙漠的神明。神明不僅以血肉之身，走過田野、穿過城鎮；他也深入我們的心靈，照明我們的心智，激勵我們的心歡悅自在。這也就是聖三的持續性的行動。現在是世界的第三時代，創造、降凡、聖神降臨，第三時代特別歸屬天主的第三位。父在創造中、子在救援中自現，現在則是聖神在世上彰顯神明。舊的禮儀年秩序中，過了將臨期、聖誕期、復活期和升天節之後，剩下的日子統稱降臨期，如此的名稱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歷史階段，在聖神的保護下生活，直至時間的盡頭。走進這既屬時間又是永恆的奧蹟，就是走進聖三生命，享受在人間所能觸及的真相，也是預嘗最後啓示時的不變的召喚。

耶穌以惡園戶的比喻，指責不接受主人之子者。拒絕兒子等於拒絕父，同理拒絕聖神等

於拒絕子，相聯地也拒絕了父。因此耶穌才嚴厲指控「褻瀆聖神」之罪，拒絕了人心深處的天主，同時也將自己與天主在世上的所作所為隔離了。如果說我們並未公然拒絕，但輕率、忽視、漫不經心等卻是難免之過。「他來到自己的領域，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他。」這話同樣可用在聖神身上，世人都沒有注意到他。我們對聖神所知何其有限，要談談他多麼的不容易！和他聯絡一下是多麼的不平常！我們充滿俗氣，非靠聲色難以交通聯絡。其實，真正的交通聯絡是超越聲色面貌的，是不受限於任何規條範圍，直接由心傳心的。在認知和生活中，我們都需要聖神帶我們進入天主之深處。耶穌帶著他的復活之身，還必須說：「別拉住我！」。他要進入另一新的幅員，得以更微妙更親切的方式出席，更看不見但卻更接近。「如果我不去，聖神就不會來。」所以，若不超越所熟悉的聲音和面貌，若不超越所習慣的姿勢和表達，而進入一些新的視、聽、感覺等，那麼我們便無法發現那難以想像的領域；但該領域卻一直在等著我們。

耶穌的門徒之一，在師徒惜別之際曾要求：「主，把父顯示給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我們在信仰旅程中的心願則是：「聖神，把耶穌顯示給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但，我們所得的回答卻是相同的，「誰看見我，就是看見父。」任何人感受到聖神，活在聖神內，就是感受到耶穌，活在耶穌內。「看到的是三，朝拜的則是一。」我們感受到聖神，

從他而到達子與父。不斷地覺察聖神在人心靈深處的作爲，是觸碰天主奧密的最佳途徑。

聖經上稱聖神爲「耶穌之神」（宗十六7，斐一19，若十五、十六），耶穌離世時，門徒並未成爲孤兒，就是因爲他的神仍與他們同在。換句話說，耶穌在他的神內，與人相偕直至時間的盡頭。耶穌是走向父的道路，聖神則是我們每日的、恆常的道路，以走向耶穌。聖神在我們生活中無可取代的重要性，就是在此。

聖神遍佈聖經

如果說《福音》是耶穌的傳記，那麼聖神的傳記則是整部聖經，創世紀中在水面運行是開始，默示錄最後聖神與新娘一起邀約「你來罷」為結束。聖經出自聖神的默感，其中每一字句都有他的氣息。每一份寫作都是一份自傳，這話的確說得有理。作者在他的寫作中描繪自己，即便沒有直接的敘述，在談論別人時，就是間接地在述說自己。他流露了自己的偏好、喜歡、原則等；他在刻畫每一角色和談論各種狀況中，留下了不少的痕跡。把這些痕跡加以收集整理，便能推敲出作者的性情。當然不是確確實實的生平事略，但我們必可看出他的嗜好、偏向；他的感情和恐懼；他的價值和希望等，而這種種塑造出一個人的人格。聖神便是從他所默感的神聖著作中，描繪了自畫像。

舊約中處處自然地流露「神」一辭，那時尚未有「聖神」的問題，聖三的啓示始自耶穌。但在新約中，要區別究竟是「聖神」或統稱之「神」，似乎多屬釋經學的遊戲。不論作何選擇，總之在每一具體事件中，提及的是神或聖神，我們都能直接或間接、清楚或隱含地，對天主之神在人類歷史中的具現，又有了新的一瞥。正因聖神引我們進入天主的深奧（格前二10），所以他的出現是溫和、平順；是帶上面紗或密碼；是雲彩、是閃光。破這些謎題的關鍵字就是「神」，它幾乎隱身在聖經的每一頁，而且總帶有一層新的意義。以信仰之心閱讀每一頁，向其中的「神」字敞開心扉，每次均任其呈現它的含義；這樣做便是在增進我們人生旅途上的知識與愛。

「上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派遣你的神，一切就被形成」，「上主之神造成了諸天」，「上主之神充滿了大地」。創造是力量、愛、藝術；力量、藝術和愛則是聖神的居所。他安排節期，混合顏色，綠色的草原、藍色的天空、白色的雪、黃色的土。他以超人的想像力，設計了大小各類的動物。科學家至今仍在原野和森林，分辨花卉和昆蟲，不停地有新的發現，花瓣上和羽翼間總帶有創造之神的印記。科學家們在努力探求宇宙是否有邊界，而創造之神卻在他所佈置的星球花園裡，與人玩躲貓貓的遊戲。聖神基本上就是創造者，這一點是不可忘記的。因此凡是聖神所爲者，必定帶有最高藝術者所別具的獨特、想像和優雅。我

們最常用的聖神短誦是：「懇求造物聖神降臨！」

「上主的神臨於我」，依撒意亞就此成了先知。聖神變成了以色列子民中的聲音和姿態，引導組合一個民族，日後成爲教會。預言就是天主以異於人的觀點來看事情，希望有更高的視野。天主的子民需要解釋、需要方向、目標和途徑。聖神是藉先知而發言者，發出我們都能明白的話，展開很少人猜測得到的視野。「心靈之光」是禮儀祈禱中的聖神稱謂，任何人間行動都需要照明，也就都在聖神的眼界之下。每一個時代，需要它的先知指出道路，振奮人心。藉著先知而發言的聖神，持續地給那些有心要聽他的聲音的人說話。

「上主的神突然降在三松身上，他當時赤手空拳，竟將獅子撕裂，好像撕裂小山羊。」大能之神藉赤手空拳者與大自然的力量相抗，他的能力足以除去阻礙，保護生命。人一旦認清前行之路，便需要身體和心靈的力量，貫徹至終地走下去。聖神既給予照明，也給予實踐的能力。以色列子民就是信任天主的安排，信任常隨左右的聖神，才勝過敵人的。聖神是上主的力量，在人心中，也在歷史中，履行驚人的事蹟。聖神即上主能力的運作。

歷史因此成了救恩。「聖神將臨於你」，天使對一名少女所說的話，開啓了一個全新的美景。聖神又一次降來，他要以父和子之名，踐行偉大中的偉大工程。天使可以平安地返回天鄉，而大地也可安享新時代的平和，因爲聖神已經到來。秘密仍深藏童貞女的心中，但有

一天普世眾人都將知曉。

「上主之神臨於我，並為我傅油。」耶穌引用了依撒意亞的話，而進入聖神之傳承。耶穌宣報天國，向懷疑者提出挑戰，不畏懼同胞的敵視，而公開地宣講證道，行奇蹟，最終接受死亡；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聖神的能力外溢。耶穌的行動全都充滿聖神，他的最高犧牲更是聖神全程陪伴而獻上的：「他藉著永生的神，把自己毫無瑕疵的奉獻於天主。」（希九14）。耶穌的復活同樣是聖神的工程，當他進入世界時，聖神給了他一個身體，如今又讓此身體重獲生命，充滿榮光。「按至聖的神性，由於他從死者中復活，被立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

（羅一4）

好一部聖神文選，其中每一文句提示一個新的層面；每一指示，展現天主常留其子民間的整個故事。伯多祿在風與火的標記中領受聖神後，第一篇宣道就扼要說出他的耶穌經驗，以及救恩歷史：「這位耶穌，天主使他復活了，我們都是他的見證人。他被舉揚到天主的右邊，由父領受了所恩許的聖神，你們今天所見所聞的，就是他所傾注的聖神。」聖神照顧新生的教會，指引、光照，給予生命力。按保祿的說法是「一個身體、一個聖神」在耶穌內組合成一體。若要認清天主子民的整個生活，或是每一信徒的個人生活，只需注意天主子民或個人，每時每刻與聖神的關係就可以了。因為聖神就是我們與天主的接觸，他的出席是我們

的生活，他的行動是我們的歷史。

「有耳的，來聽聽聖神對教會所說的話！」

白鴿在飛翔

文字、符號所窮於表達的，就要靠形象了。聖神閃避任何精確的定義，但卻非常喜歡進入想像、詩詞、暗喻和形象。使《聖經》成形的真誠而具創造性的頭腦，也因此得到解放；對於最積極卻又最隱晦的那一位所留下的神學空白，寫作者便以形容詞和讚賞之辭來填充。

鴿子，應是一種讚賞，一種有詩意和想像力的讚賞。某些神學家用盡他們的聰明，要推敲出聖神選擇白鴿為其自我形象的理由，最後還是放棄了。這一回，他們走錯路了，這不是神學問題，是屬於詩的意境；兩者間是沒得好爭吵的。「起來，我的愛卿，快來，我的佳麗，我那在岩石縫中，在懸崖隱處的鴿子，請讓我看到你的面貌，聽到你的聲音，因為你的聲音柔和可愛，你的面貌美麗動人。」（歌二 13—14）。整部《雅歌》是首愛情詩，愛靠暗喻而

愈顯興旺。鴿子在此隨即變成純潔、溫和、樸素，很容易親近，毫不嚇人也不傷人。這些特徵用在聖神身上極為自然，所構成的形象促使人去接近。

鴿子一旦成了聖神的象徵，兩者間的關係一旦被認定，有趣的事就發生了。我們在鴿子身上，投射聖神的特性和德行，以最了不得的天庭色盤來美化牠原有的白色。鴿子幫助我們認清聖神，如今聖神又以他的光圈來修飾鴿子。我們便將鴿子理想化，以特殊的尊敬來對待牠。有些動物真是天生幸運！

洪水末期出現了鴿子，烏鴉就沒那麼幸運。諾厄放出鴿子第一次飛出去沒找到落腳之地，便飛了回來；七天之後又去一次，回來時銜著橄欖樹枝，表示大地可以居住了；又過了七天，鴿子一去不復返。銜回綠色樹枝的忠實，找到新生地而不回方舟的自由，這種明智行為很適合鴿子所象徵的聖神。聖神自知到來和離去的時候。這是待人接物中很重要的一點。

鴿子和橄欖樹枝，從此成爲和平的符號。天地間則另有虹霓爲訊號，表示地上不再有水災，人們的生活可以安定，寒暑晝夜將循環不息。上主與諾厄所訂定的盟約，比與亞巴郎所訂的約更廣泛深遠。與亞巴郎訂定的是個民族的產生，而在這之前與諾厄訂定大自然的約，好讓此民族生活其間。這一切都在鴿子的形象中，和平的羽翼下。

謀求民族間的和平之前，我們先得要心中有和平，而這一層是有待於聖神的。方舟所象

徵的人類，在鴿子未證實大地已安全之前，無法離開方舟。我們要獲得任何一種倫理上的、概念上的、身體或心理上的解脫，都必須來自聖神。鴿子起飛了，我們就可以開門了。「上主之神在那裡，那裡就有自由。」保祿以自己的和對別人的經驗累積，說出了這麼一句話。

飽學的經師們，從「上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這麼一句創造之描述的話裡，看到了鴿子。雖然文詞上沒有直接提及鴿子，但運行二字說明了有個隱含的形象。因此，經師們便將創造之初在水面上運行的，和洪水後飛翔的，聯想在一起。一場既是懲罰卻又是寬恕和恩寵的洪水，也是一個新的創造，新的開始。我們歷史中的任何重要時刻，聖神都會在，以強化我們的信仰。

按照肋未紀所載，貧窮婦女生產後行取潔禮，不能備辦一隻羔羊，便應獻上「一對斑鳩和兩隻雛鴿。」聖母當時就是這樣做的。如此的禮規，使鴿子變成窮苦人的朋友，也是潔淨的象徵、祭祀的祭品。聖神是「窮人之父」。赤裸裸的需要、單純、願意接受等窮人的特徵，正是邀請聖神出席且久留的條件。窮人感到饑餓；饑餓是內心願望的物質性表達。貧窮是種空虛，要求天主給予物質的需要以及靈性的出席。

鴿子潔淨，因為一身羽毛潔白，性情單純。聖神喜愛真誠的心意，純潔的心靈。現代生活使人複雜化，敏感而不信任。人變得不輕易表達心意，不作直接的答話，遮掩、說謊。別

人摸不透，自己又不致陷入圈套的花言巧語，埋沒了福音中的「是」和「非」。樸實是聖神的屬性，藉此再一次將人從虛偽和詭辯中拯救出來，是令人欣慰的事。

鴿子是祭品。人以牠作贖罪補過的犧牲品，牠不瞭解但卻承擔了。希望自己的死能爲人開出一條路，找到最終的救恩。難怪耶穌在約旦河受洗，開始以痛苦與人相交通，爲人換取天主子女的身分時，聖神以鴿子形象降下。若翰看到了，也爲此作證。

另外還有一隻鴿子，是我在聖母升天節，拜訪莫斯科附近的一座修道院時見到的。滿佈聖像的莊嚴聖殿內，有一間特殊的小堂，我從它彩色玻璃窗的微光中，目睹了曾經閱讀過的景象。從圓頂天花板直直垂懸下一隻飛翔的銀質鴿子，其位置正對聖洗池之上。鴿子軀體的側邊，據我猜測，必有一小門可通入中空的內部。這隻鴿子是東正教信徒的聖龕，裡面供奉聖體以備臨終病人之用。聖神在聖洗與聖體之間！聖神在瑪利亞胎中形成天主的身體，如今這隻鴿子日夜護守著這神聖之軀，隨時供給要走入永生之旅的人食用。在此之下有水泉，象徵創造與救援之水，聖神運行其間。藉著信仰和藝術，原始的創造在這陌生之地映照呈現。

聖神常在、常運作。

恩惠、禮物、給與

聖神是「至高者的恩賜」。他的本質就是成爲天主給人的恩惠、禮物、聖寵。或者更該說他就是天主，在圓滿而超越的生命和幸福中，變作禮物和恩寵送給人。雅各伯曾說：「一切恩賜從上而來。」聖神來自高天，由父而來到地上，棲宿耶穌身上，從耶穌身上而流向我們，讓我們雖仍在地上卻心懷天上。雨和雪、風和雷、天使之翼和先知之言，所有爲大地帶來祝福，振奮人心的種種，都是從上而來的恩賜。如果我們懂得從日常事件辨認天主隱而不顯的作爲，那麼，最後的結論便是一切種種來自聖神。

「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賜……」耶穌曾以懷鄉之情，對井邊的婦女說出這句話。如果我們能以信德的眼光，從每日生活、每日遭遇、每日所接觸的人和事中，看到聖神在運行；

那麼，在重複接受來自天上的撞擊下，我們的生活必定有所改變。清晨迎面而來的曙光、一句親切友善的話、一樣可口的食物、飲料；或是聽到一則笑話、有趣的事、一首詩、一首歌；或是內心片刻的寧靜、禱告、突然間有種天下一家的感覺；或是做了個夢、寫封信、接通電話等等，這全都是恩賜，全都是聖神，從上降下深入人心，在那裡建起主耶穌的天下。但願我們認清天主的恩賜，認清那就是聖神，一點一滴地到來，為的是準備我們接受那最終的恩賜，永恆之愛：：：。息哈爾的井水真是有福，激起人的口渴，又為人解渴；在撒瑪黎雅의 期待之土上，我們展望一個新的臨在。

今日消費社會中的例行商業行為，已低貶了自由贈予的高尚經驗。節日是既定的，機會也是安排好的，貢獻也是預期的。贈與已經失去了它的高貴性，已淪為大眾競爭下的市場貨品。贈與已喪失了它的自發性、它的優雅和驚奇；它已失去了原有的自由和無償之愛。今日的贈與只是在特定的時日，走向千篇一律的櫥窗，並衡量了價值而加以選擇。我要贈送的禮物，很可能和我收受的禮物，是相同的包裝紙。看起來都很漂亮很夠水準，但是我們的生命尊嚴失落了。因為愛和自由的水準降低了，對於提升生活意義的日常機遇，也看不清了。我們不再懂得什麼是贈與，什麼是禮物；如此，我們又怎能懂得聖神，怎能懂得他即是最佳禮物，最佳贈與呢？如果我們不知麥穗和葡萄為何物，又如何去瞭解聖體為何？如果我們不再

知道筵席為何？喝喜酒是怎麼一回事，那又如何去想像天堂呢？失落信仰是因為失落了生活。內心的天主經驗暗淡了，是因為今日的大量生產和消費的社會，削弱了受造界的光輝。我們失落文化、失落品味、失落精神，結果也就失落品嘗聖神的能力。超級市場的攻勢，使我們的生活品質衰退。衰弱的生活導致衰弱的靈性。要尋回聖神，必須先尋回生活。

保祿的一個重要理念是，恩賜是爲了服務。恩賜不是爲獲得私人利益的私人財產，而是些特有才能，足以爲團體提供更佳服務。能力的加強，同時也提升人的內在力量，可以洞悉並接納聖神。聖神先擁有人，然後由此人而觸及其他人。但這股內在力的增長，卻是在以所得的能力幫助別人中，逐步進行的。要欣然與人共享自己所接受的，不再用手帕包裹金幣，而後埋入地下；擁有的本金，要加以投資，領受的恩賜要加以利用。如果我多瞭解了一點天主在人間的作爲，要能傳送給其他的人，才是有意義的。如果我感到快樂，應該感染別人；如果我滿懷熱誠，但要能鼓舞別人，才是有意義的。在分享中，恩賜增多繁衍。聖神來到我內目的是服務。

如果我要能夠從日常事件中，看到天主的恩賜，我必須先學習視一切事件爲恩賜，並以服務大眾的心態使我的每一行動，充滿生機。一句鼓勵人的話、一個招呼、傾聽別人的談話、安撫別人的哀傷、負起自己的責任等，這全都是服務，也全都是聖神。有計劃地幫助別人，

當然是服務，但我要在舉手投足間、在思想設計時，都感覺到是一種服務才對。每一句話都是一個幫助，每一微笑點頭都是支持。聖神在我內，我所作所言便是接受恩賜提供服務。

「付出自己」可說是宗教本質上的最佳定義，也是人的最高期望、最純正的道德，甚至是天主的最佳定義。這也是最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所以天主才自己來現身說法，教給我們如何付出自己而找到自己；如何為眾人活而擁有自己，如何死而後得生。天主自身就是給與，就是付出。在其永恆的奧妙中，相互給與，父給子圓滿的存有，子給父親子的相融，兩位共給聖神；聖神又將他們繫而為一。在圓滿的生命中，三位各自相對，各自付出。

如此了不起的相互給與，藉著我們所稱的「聖寵」，傳給了我們。天主在我們內成為「給與」，提升我們度聖三式的生活，他們彼此在對方內，也為對方而生活。有人曾為耶穌下過定義，說他是「為別人之人」，我們可以說聖神是「為別人之神」。「至高者的恩賜」將自己給我們，使我們成為眾人的禮物。

保祿爭論說：「你們所有的，不全都是領受的嗎？」意識到這一點，我們便願意自成禮物，承先啓後地惠及他人，擁抱世界。耶穌曾說過：「他要教訓你們一切。」但願這位大師所教導的，都能變成我們的實際生活。

聖神的運作

由葉瑟的樹幹將生出一個嫩枝，由它的根上將發出一個幼芽。上主的神，智慧和聰敏的神，超見和剛毅的神，明達和敬畏的神將住在他內。他將以敬畏上主為快慰。

(依十一 1—3)

聖神的追隨者最珍愛的就是這段話。在明達之後，以孝愛取代敬畏，如此便構成聖神留住我們內的七恩。這七恩既是他的在，也是他的行動。我們已知道聖神基本上就是禮物，如今他在人的有限視野前，以七道靈性的彩虹展現這個事實。從認識信仰之初，我們便熟記了所謂的聖神七恩——智慧、聰明、超見、剛毅、明達、孝愛和敬畏。在這些簡單的辭彙裡，含有多麼豐富的意義和希望。舊約時期，聖神的恩賜就已經是人們所期盼的，在我們這個蒙受

救恩的世代，聖神更是大放異彩。

七是個聖經數字，表示豐富圓滿。學者專家們有的就跟著七恩玩七字遊戲。七件聖事、七德（信望愛加四樞德）、臨終七言、真福七端（學者們認為第八端實只是綜合之言）。很有心的探討，最少表明他們讓聖神的行動有其重要性。但是有一點被這些學者們遺漏了；而這一點是一個基本概念，藉此足以認清聖神之恩在人內心運作的方式。簡單地說就是「神恩使人容易實行美德」，也就是說神恩使我們很容易，甚至是很自然地，對生活狀況作應有的回應；它使我們毫不勉強地折衷意志，而符合聖神的指示；它使我們順從聖寵的激勵。這種溫和、容易、自然等都是聖神的觸動，是他出席的效果，他行動的結果。既是堅定的也是纖細的；是有效的又是懷有敬意的；是有力的又是柔軟的，他表現得既是人的主子又是好友，神恩對我們努力向善的貢獻就在此。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追逐善是自然流露的，沒有壓力沒有推動的。不，絕不是這樣。聖神在內部運作，靜靜地加入我們的努力，指引我們的心願，陪伴我們的思想。我們行程中的風風雨雨，他都在。他喚醒、他鼓勵、他建議、他指明。他全然隱藏他的行動，使我們以為一切都是自發的。事事順遂時完全不會想到他的幫助。所以，偶爾需要一次神恩的中斷，一次短暫的日蝕，一個危機，一次失敗，使人冷靜而重新找回那被遺忘的出席者。原有的神恩和

力量恢復時，唯有聖神才能給與的那股生命喜悅感，也跟著回來了。

聖神提升我們的才能至更高的水準，他創造了它們，知道它們是怎麼一回事。他知道「塑造我們的那塊土」，他不僅知道我們的脆弱與無能；他也清楚我們的能力和所能攀登的高度，他就是爲了這一點而降來。揭開面紗，展現景色，讓我們遠眺，並在他的陪伴下，邁向我們最高的目標。

心理學家表示，實際上人只用了百分之十五的天生才能。由經驗顯示，我們的表現常在實有能力之下，我們的能力都在沿途浪費了，所以到達不了可以到達之處，完成不了所能完成的。撇開心理學和統計數字，在我們內心深處，我們很明白自身是蒙召更上層樓的，但卻總是力不從心，總活在實有能力的標準之下。

聖神來更新大地，當然，他並不是來翻土鬆地的，而是來更新人，使人的心田中綻放新的穀物，懷抱更深的愛和更透徹的認知。他給人理解力以探究生命，認清宇宙，因此人發明了哲學和科學，朝著生命的奧秘，創造的謎題邁進。我們所探得的仍是管中窺豹，但已足夠刺激我們願意再多多瞭解天主和人，以及整個世界；瞭解得越多越好。自創造之初便時出席的聖神，如今加強他的行動，送出神恩，使舊日的景象，散發他的新光。智慧、聰敏、超見、明達四神恩，燃起人性最深處的能量，使人求知的能力增強。在普世的成熟中、在新理

想的獲勝中、新夢想的光榮中，以及一些更清楚的綜合更深的致一中，我們都看到聖神在人心中的擴展。「他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耶穌曾以這麼一句話說明聖神。他的預測之言，在我們的生活中成了事實。

剛毅也是我們所獲得的。我們在經歷無數的困難，克服、戰勝多少障礙後，仍是活力充沛。當然，我們也有敗陣氣餒之時，但也正是此時，聖神的力量又再次從我們心中生出，戰鼓響起，我們又踏上個人的與社會的生活戰場。

我們也懷著孝愛和敬畏之心。我們會祈禱，明白聖經，努力奉行誠命。全心愛上主及鄰人。同樣的，我們也是力不從心，冷淡而半途中止。祈禱變成例行公式，誠命成了負擔。我們雖仍履行職責，但卻少了一些熱誠。卡在這裡時，又得由聖神來刻意造訪，點燃我們的信仰之光，熾熱我們的祈禱，對天主是相見甚歡，對人事也自然熱中。種種內心的順服，顯示聖神的確在。提升人的才能去認知、去愛，增強人走得更遠、看得更清的力量，而且讓人在這些事情上表現得很自然。這都是神恩的實際效果。

神恩共七樣，因為按先知和神秘之說，這個數字包含一切，正如聖神蔭庇一切人間事。若說七是刻意訂定的數字，目的絕不在標榜抗衡，而是指出聖神在同等平行的行動中，開展人類的全部潛能。

聖神之恩被宣稱是默西亞的特權。他聚合了撒羅滿（所羅門）的智慧、聰敏；達味王的剛毅和謹慎；先知及祖先們的明達與敬畏之情。葉瑟的嫩枝生出圓滿的神恩，傳統的聖經詮釋，將此祝福推展至每一世代，成為人人能擁有的默西亞恩寵。舊約滲入了新約，以色列的歷史濃縮到我的傳記中，默西亞具現於我的脆弱之身。我也成了葉瑟的嫩枝，降在耶穌身上，使他成為救世主的聖神，也降到我身上。聖經中的這段話給人好大的安慰，原因就在此。它包含了全人類的蒙救計劃，和我個人的基督徒希望。

依撒意亞的這段話，本身就是受聖神啓發的。也就是說，聖神在此以自傳式的方式，準備自己的來臨，陳述自己的心願和計劃。他的神恩是他的計劃的標題，他的歷史的章節，他行動的步驟。他刻意選擇它們來說明他的出席，並建立起他的形象。它們是他獨特的創作。對每一神恩細心玩味，是很值得去做的事。

品味與觀看（智慧之恩）

「智慧」一辭遍佈舊約，其中有一部書還是以這兩個字爲其名稱的。每首聖詠、每段預言，總之整部經典處處洋溢智慧之音，極尊敬地表明天上智慧在人間的展現。「與世人共處」是智慧所喜歡的；而我們所喜歡的同樣是能與智慧共處，能充滿那給與我們生命意義、價值、喜樂的智慧，使我們能細心品味一切的智慧。

「品味」是一關鍵辭。指的是一種身心靈一起品之的內在品味，深深感受到一種超凡的感覺，對一切美好事物有種沉靜的喜悅感。品味的意義似乎已淪爲指人工調味，和感官的滿足；似乎不敢涉及靈性幅員，用在神聖的事上。其實品含有甄品、區劃的意思，人要能品出美好、高貴、優雅，進而品嚐天主的無上美妙。

品字的拉丁文是 Sapere，由此字衍生另一字 Sapientia，亦即智慧一辭。所以智慧的含義是品味多於知識，欣賞多於思考。聖依納爵也表示，神操的目的是教導人「內心能品味並欣賞天主的事。」聖詠也說：「義人的口將默想智慧。」意思是說他將宣稱它，回味它，沉思它，使它不僅觸及思想和知識層，而是經由口腔進入整個人；在地上不論做的是什麼，都帶著天上的滋味一起奉獻。

幾世紀以來理性主義的誇大，斷送了人與自身感觀的相處，剝奪了人在觀看、傾聽和感覺上的樂趣；也令人不能視軀體為整個生命的一部分，是靈魂的伙伴，一起與主同行。我們歌唱了理性的勝利，可惜忽略了感官的喪失，軀體的敗北。我們以辯證的方式來回答問題，但是卻捨棄了那個最高的論證，那無需言辭無需三段論證的，從靈魂深處升起的一股信念。這股信念從內心深處湧現而告訴我們正確的途徑，明確的答案；雖然這些回答是不能以數學方式來求證的。我們的直覺、靈感、天分都到哪去了？我們的內在品味又跑那去了？它會為多少聖人智者開放心門，去看我們所看不見的；去享受我們享受不到的。

一位主教曾表示：「內在的感覺是最佳品味，是明辨一切的鑰匙。我們的身體狀況很好時，我們的味覺能清楚辨認有益或有損健康的食物，能敏捷選擇可口的飲食；同樣的，我們的心靈若無所阻礙，既快樂又健康，便能感受到神明的安慰，辨認那錯不了的滋味而臻最高

的愛的意境。」

聖神的恩賜使感官生動活潑，使人重看生活的價值。聖神的行動使我們改善日常生活的態度，謀求單純的休閒娛樂，對於音樂、美術等藝術，知所欣賞。「你們是地上的鹽，」你們是使人們所見所行的事物有味道的人。人們只知消費，你卻會愛好珍惜；人們囫圇吞棗，你卻靜靜享受；人們馬不停蹄，又毫無終向，你卻知道休止。這是生活的恩賜，懂得欣賞人生，欣賞山川景色、花草鳥獸等大自然中的生態；早晨看到希望，傍晚看到成就。天主到他所造的園子乘涼散步時，能以歡愉之情陪伴他。

生活的藝術，在於能夠沒有絲毫騙術而享受快樂。有人去音樂廳，用意只在結束時拍手；有人看書目的在挑剔批評，去博物館走一趟也是為去而去。活著卻未能意識到自己所活的。一個機械性的生活，毫無神恩可言。

在我們這個忙亂的時代，有人吸毒以逃避生活，到幻化中找輕鬆，結果仍是非常無情地被遣送回現實，怎麼逃也逃不掉的現實。吸毒欺凌感官、污染血液、癱瘓腦筋、埋葬身體。藥物正好是聖神之恩的相反，我們這個時代若要甩開吸毒之害，唯一的出路便是靠聖神的創造性的行動，來重建人高貴的感官作用，人的尊嚴以及人對生活的品味。

凡是嚐過那「帶給上主之城喜樂」的清水的人，對旅途中遇到的混濁之水，就不會感興

趣。要保持我們身心內外一定的靈修水準，只需品嚐過一次那「流自上主寶座和羔羊」的水，就足夠了。在這樣的一滴水前，所有迷惑人的相全都自然消失，本相使所有的仿冒品逃之夭夭。所以說聖神之恩是救恩、是默西亞的屬性、救世者的特徵。神恩不是某特選者的享受，而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不是裝飾品而是食糧。它拯救、強化、解放，它是恩寵和希望，承諾和預言，氣息和生命。

耶穌「在智慧上」「漸漸增長」，這是非如此不可的事。打從一開始，他就是聖神的手工，至今他已身心發展平衡。他的心神向美妙的世界展現時，自上而來的神恩也就從他身上綻放，最主要的便是智慧，它導引其他神恩。他十二歲時的表現，令釋經學家頭痛，卻令愛慕者心醉。別具天賦的少年學子，並非存心向飽讀經書的長者挑戰，令他們難堪，耶穌完全沒有如此不敬的態度。殿宇裡的經師一點都不惱怒，而是對他的對答「驚奇不止。」耶穌以審慎之心聽、想、問、答，智慧使他的眼睛閃出光輝，使他的聲調虔誠，使他不待年少的歲月而提早全心投向天父的事。「來到納匝肋」多年的隱居，葉瑟的嫩枝得以逐步開花，人類在聖神內的新紀元也由此產生。

預備期之後便是宣告的時刻，約旦河的水中注入了力量。天開了，有個聲音出現了，耶穌明白自己是「愛子」，帶著救世的使命與聖神相會，接受默西亞的傅油禮。然後又回到村

莊的會堂，眾人聽他的話，訝異他的智慧。在一個安息日的例行禮儀中，眾人變成了他的公開發證人。他的智慧究竟從哪來的呢？他是充滿聖神者，所以在他的任何言談和姿勢中，都能散發聖神。「領受聖神吧！」「開啓他們的明悟，叫他們理解經書。」「他們敵不住他的智慧，因為他（斯德望）是藉聖神說話。」這份寶貴的遺產永不會離開處於黑暗中的人類。

〈智慧篇〉中有一大段，簡直可說是舊約中的新約，是神恩的預言和完成，而此神恩推動天主在他子民中的行動。我願引錄於此：

所有或隱或明的事，我都知道，因為教導我的是造萬物的技師——智慧。在她內的神，原是聰明的、至聖的、唯一的、多樣的、微妙的、敏捷的、精明的、無玷的、率直的、不受損害的、好善的、銳敏的、無敵的、施惠的、愛人的、穩固的、堅決的、無慮的、無所不能的、無所不察的，又是洞察所有明達、潔淨和精微心靈的。

她是天主威能的氣息，是全能者榮耀的真誠流露，因此任何污穢都不能浸入她內，她是永遠光明的反映，是天主德能的明鏡，是天主美善的肖像。她雖是獨一的卻無所不能，她雖恆存不變卻常使萬物更新。她世世代代進入聖善的靈魂，使他們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因為天主只愛那與智慧同居共處的人。

智慧比太陽還美，壓倒一切星座，與光明相比，她必佔優勢，因為光明要讓位給黑

夜，但邪惡絕不能戰勝智慧。她施展威力，從地極直達地極，從容治理萬物。

我愛慕智慧，自幼就尋求她：：：如果財富是今生所極貪求的對象，有什麼比創造一切的智慧更為富足？如果理智指導工作，那麼在萬有中誰比智慧更配作技師？若有人愛慕正義，應知道德行是智慧工作的效果，因為她教訓人節制、明智、公義和勇敢，在此生沒有比這些為人更有益的了。若有人希望有豐富的經驗；智慧卻知道往古，推測未來，通曉深言奧義，會解釋謎語，預知異蹟奇事，年代和世紀的結局。我於是轉向上主全心祈求他說：列祖的天主，仁慈的天主，你用你的言語創作了一切，以你的智慧造了人，使他統治你所造的萬物，吩咐他以聖德和正義管理世界，以正直的心施行權力。求你賜給我侍立於你座旁的智慧，不要將我從你僕人中開除。（智七 21 | 30；八 1、2、5 | 8；九 1 | 4）

瑪利亞，上智之座，請為我們轉禱。

觀看和品味（聰敏之恩）

耶穌責問門徒：「至今還不認識我嗎？」他們實可以回應說：「我們還沒領受聖神！」耶穌給他們講田野、稻穀、鳥兒、樹木、葡萄園、酒席等單純的比喻，門徒也的確聽得津津有味，欲罷不能；但最終還是要說：「請給我們解釋那個比喻。」耶穌一次又一次地解釋，但仍提醒他們一旦聖神降臨，便會啓發他們的心智，引領他們走向真理。

「你還不認識我嗎？」主，血肉之軀是無法顯示真實的你的！成千上萬的人，跟著你從加里肋亞到耶路撒冷，看著你、聽著你。他們曾為你的話沉思過片刻，曾經讚賞驚訝過你的言談和為人，曾從你那兒得到治療，也享受過餅和魚：：：隨後又回到原有的生活，似乎並未與你相遇過。聽聽你的話，看看你的人，並不足以認識你。主，你會說過「凡不是父所吸

引的人，誰也不能到我這裡來。」沒有人能認識你、明白你的話和你這個人，除非有聖神加以教導。天下人都聽到你的名字，聽過《福音》之言，也都知道聖誕節是個什麼日子；可惜大多數的人對你只作表面接觸，引用你的話卻不知深入瞭解；對著你歡呼，卻未邀請你進入他們的生活。「你們中間站著一位你們所不認識的人。」若翰的這句話，是在你剛出現時說的，經過了廿個世紀，處處可見你的像，人人聽得你的名，但這句話至今卻同樣真實。主，我們仍舊是不認識你，我們祈禱，是一種習慣；呼喊你的名號，卻忽視名號之大能。我們是表面的信徒，站在外圍的弟子。今日比以往更需要你的神，促使我們認清你的深度，珍惜你的寶藏，且能在愛中觸碰到你。

神恩中的聰敏之恩，就是正確敏銳地認清那最值得認清者。一名無神論者可以寫出一篇有關耶穌及其言行的論文；的確有過這樣的事！論文的內容是足以獲取學位的，但卻沒有絲毫的內在體認，足以激發相信與愛慕。「你還不認識我嗎？」主，賜給我們聖神之恩，聰敏之恩，讓我們像聖神那樣認清你，但願你能深住我們心中。

每天讀聖經，歷史背景很清楚，大段大段的話能朗朗上口，偶爾也會回味深藏記憶中的某句經句，或咀嚼一些常掛心頭、頗有韻律的句子；在休閒閱讀時，也常會做些信仰的觀照。突然，在這些常態作業中，老而熟悉的經句，靈光乍現般浮起，一道新光出現了，天庭敞開，

天主的面貌活躍在他的話語間，真理自現了。這些經句我不是讀之再三的嗎？既能倒背如流，又會反覆沉思默想，怎就從未體會其中真諦呢？剎那間，一切如此明朗、單純、美妙！

聰敏之恩，是聖神的羽翼，五旬節的迴響。學習和默想固然需要，但更需要的是信任之心，讓聖神隨時給我們一點驚訝。「觀看與品味」，如果說智慧之恩的關鍵辭是「品味」，那聰敏之恩的關鍵辭就是「觀看」。以天主的眼睛來觀看，以他的心智去體認，與聖神一同靜觀。在別人看來是人為的情況中，看到天主的運作；在歷史中看出上主的掌握；在痛苦中看到愛。心地純潔的人能看到天主，能從上主的所作所為中，看到上主。神恩使人見人所未見者。

耶穌費心思、費時間，訓練門徒迎接聖神，準備他們的心，為聰敏之神鋪陳一條路。他喜歡私下裡與人長談，形象受損也在所不惜。「師父，你住在那裡？」「你們來看看罷！」，兩個人那一天就在耶穌那裡住下了。私下接觸之後，兩人宣稱：「我們找到了默西亞。」一次難忘的個人的啓示經驗。

尼苛德摩在夜色遮掩下造訪，措辭謹慎地展開談話。對話變得頗有哲學味道，人要再生一次啦，風隨意吹啦。這位自稱為師的人，被弄糊塗了，「你是以色列的師傅，連這事都不知道嗎？」於是，為師的變成了學生，而對談變成了獨白。夜更深時，記事的人已忘了耶穌

是有個交談對象的呀！沒有回答，只是深夜孤寂的默想結束了這次的造訪。

撒瑪黎雅婦人漫不經心地走著，絕對沒有想到會在祖先留下的井邊碰上個陌生人。她拒絕交談，你怎麼來跟我要水喝？你用什麼汲水？你比我們的祖先還偉大嗎？但有耐性的老師逐步引進，結果一顆反抗的心，獲得一分新的體認。「給我你的水吧！」「我看你是先知！」「會不會就是默西亞呢？」耶穌自有辦法破除障礙和抗拒，也知道如何引領一顆懷有敵意或頑抗的心，走入足以改變一生的生命啓示。「現在我們知道，他確實是世界的救主。」

到了耶路撒冷，對話是在聖殿裡展開的。許多人上聖殿來過節，有人持好奇心，有人懷著敵意，也有的人不置可否。「群眾中有許多人信了他」，但也有「拿起石頭來要向他投去」。耶穌在這兩極端的夾縫中，履行他的任務，傳道、交談、啓發人心，為真理鋪路。「我是世界的光，」「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為什麼你們不明白我的講論呢？無非是你們不肯聽我的話。」他雖然不被接受，但他仍沒有鬆懈使命，仍舊傳道、講解、啓發人心，儘量縮短距離。耶穌能擁有的時間並不多。

臨別之前，與自己最親近的一群，作了一席長談，交代的既明確又親切。「現在你明明地講論，不用什麼比喻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簡單扼要的話，三年相聚而離別在即之際，門徒終於領悟了，已經提前領受聖神之恩了。耶穌確知自己終於被認識瞭解，那

他可以離去了。使命完成，將血肉轉化為聖事性的紀念，而永久常存。「只有片時，你們就看不見我了；再過片時，你們又要看見我。」「留在耶路撒冷，領受天主聖神。」聖神繼續耶穌的所作所為，啓發人的心智。聰敏之恩自此便始終保護著人，追尋光明之路。

一個人能在人類歷史中，以及個人的生活歷程上，辨認出天主的工程，那的確是領受了極高超的恩賜，足以看到上主的出席，看到他的手和他運作的方向；能夠清楚知道自己是被選定的一個角色，而且整齣戲的結束是迎向光明，那便是聖思定所夢想的：「我們能看到，我們能愛。」

在神恩的光照下，我們同樣能有聖保祿所觀得的景象：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中，沒有告訴過任何人，現在藉著聖神已啓示給他的聖宗徒和先知。奧秘就是外邦人藉著福音在基督耶穌內，與猶太人同為繼承人，同為一體，同為恩許的分享人。我依照天主大能的功效所賜與的恩寵，作了福音的僕役。我原是聖徒中最小的，竟蒙受恩寵，得向外邦人宣佈福音，使他們明白從創始以來即隱藏在創造萬物的天主內的奧秘：：：。只有在基督內，我們才可以放心大膽地懷著依恃之心，進到天主面前。（弗三5—12）

智慧行動化（超見之恩）

在品味與體認之後（品味一定是先於體認的），我們就必須將所憧憬的、足以提升生活途徑的種種，付諸實踐。反省和規勸，沉思和解困，面對難關和困境，找出具體的出路。人生是由大小事蹟串成的，每件事都自有它的複雜性和可能性，都有待人去選擇。是或否？前進或駐足？誰能告訴我？誰來規勸我？每一步棋都需要思考，人生要求時時警覺。超見之恩就是化智慧為行動。

我並非一名獨行俠，許許多多的人活在我週遭，他們的抉擇影響著我，我的選擇也會影響他們。他們對事情的取捨也會受到我的影響，間接地，是我的評論和見解；直接地，是他們徵詢我的意見。人與人之間彼此幫助作些生活中的決定，的確是一項相當了不起的服務。

以旁觀者清的姿態，適時點醒迷惘；或是耐心而有禮地傾聽別人的心聲，不論是有關過去或未來，是沮喪或憧憬，靜靜地聽往往會是最後的規勸。因為此處留下空白讓敘述的人能自我傾聽、自我定位、分析自己的選擇，在這些過程中他能看清方向、穩定立場而找到真正的決定。這種從自覺中產生的決定，能給予當事人信心和活力，勇往直前。超見之恩是一項群體性的神恩，聯合人群一同追尋走向天主的「狹窄」之路。

超見的基礎在於智慧和聰敏，它們使我們擁有天主的世界觀、歷史觀和個人觀。一旦有了這樣的觀點，我們便能將一些值得注意和有待我們去推敲其意義的事件，套入其中。這些觀點便是一張地圖，標示出起點和終點，以及中間的蜿蜒路程和中途歇腳處。我們一旦從地圖上看清全景，便能知所選擇。超見之恩緊跟在智慧、聰敏之後，因為它需要知識與訊息，以便在恰當的時機決定行動。

天主是「按照自己旨意的計劃施行萬事者」，他的這個「計劃」，因著聖神之恩而變成我們的了，由此而引導我們順著天主的方式觀看事物，衡量價值，以他的判斷來判斷，全然踏上天主的途徑。在努力謀求天主方式的路上，最大的障礙便是我們認為沒此必要。我們覺得以自身的經歷和聰明，足以應付任何狀況。世間多少男女都是憑真本事而名利雙收，事事順遂的；只要向這些人學習，我們同樣可以享受勝利和光榮。虛假的勝利！任何人間策略都

是一條令人失望、受挫的不歸路。我們必須獲取另一種觀點、另一種高度和另一種智慧；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回歸一清晰的境地，在那兒看事情是另有角度，生活也另有方向的。我們必須將自己置身在天主的計劃中，以便在適當的時刻作出決定；我們必須望向永恆，方知今日該做什麼。

超見之恩是生活中的具體智慧，聖經裡有好些例子。撒羅滿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解決了兩名婦人的嬰兒之爭；達尼爾為無罪的蘇撒納解危；而耶穌本人更是充滿聖神之恩，識破那些存心刁難他的人，令他們含羞而退。「這婦人是在犯姦淫時被抓住的，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們用石頭砸死這樣的婦人，可是，你怎麼說呢？」「是否應該向凱撒納稅呢？」耶穌以一枚鎊幣和幾個字，平息了攻擊。刻在鎊幣上的是什麼？你們很清楚，你們自己能找到答案。耶穌緩慢地彎下身，用手指在沙土上寫字，控告的人由年長的開始，一個一個地開溜，人全走光後，真有意想不到的輕鬆。耶穌的超見之恩表現得最深之時，大概就是面對黑落德時的平靜吧！突顯的安靜，刻劃出羞恥，指責了傲慢，邀請了懺悔。

面對每一狀況、每一個人，都能有恰如其分的反應，給予適當的幫助；在紛擾不安的世間，穩住方向；為封閉者打通門戶，這種種都是超見之恩。

我們內心充滿的是快和急，急著達到目的，急著作決定。急和衝是培育錯誤的溫床。我

們焦急萬分，念頭尚未成熟就採取行動，才一開始呢，又後悔了，又急著去改變。我們缺乏定靜和思慮，不會放鬆，讓事情各歸其位而後來作判別。有時則又恰恰相反，因為怕事而拖延，等待，任由時機錯過，自己就懸掛在半空中未作任何決定，而往往這就是最糟的決定。兩種極端的危險，遲鈍或匆忙，兩者都有損於我們做決定的複雜過程。每一個決定都自有它的時機，提前或延後都足以傷及敏感的明辨工夫。聖神之恩中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要選擇之時，它正好將我們落在十字路的交差點上，對時間敏感，行動也配合得正好，在該作決定的時候就作決定。事情要辦得圓滿，第一個條件便是時機拿捏的準。

超見之恩運用在輔導工作上時，當事人對聖神和人，都需要有更高的敏感度。輔導別人是一項偉大的服務工作，是基督徒的愛的見證。面對所輔導的人，除了要清楚意識到自己在天主的整體計劃中的位置，輔導者尤需在實際輔導談話之時，向從上而來的靈感敞開胸懷。凡是觸碰過人之深處的輔導者，都知道有時在談話中真走進了死角，任何分析、任何方式都不管用了。你可以盡心盡意地傾聽，可以重述對方所談所言，使事情更顯明朗，更具相互信任的氣氛，但就是作不出任何的決定，硬是卡住不前了。

但是如果我們從一開始就學會去聽從交談中的另一個聲音，如果我們能聽出他的語氣，配合他的韻律，接受他的意見，那麼即使眼前一片黑暗，我們仍能見到光明處，會有一些不

知從何而來的答案和鼓舞人心的話。此時並非一人輔導另一人，而是兩個人放手讓聖神來帶領。我們甘願放手讓位時，聖神就更能得心應手用我們這工具，開出他的途徑。

超見之恩用在服務他人時，其要訣在於不在事上用心，而在人身上用心。沒有病痛，但有生病的人，絕不要按標籤為疾病分類，也不要照本宣科而下結論。難題本身是不新鮮的，但就現實情形而言，它每次出現都是新鮮的，因為要承擔它的人是新的。沒有什麼前題和結論、過程和結果，我們必須看著人的眼睛，聽著他的聲音，我們必須尊重痛苦，必須在無言中等待。此時，所謂的專業學問和累積經驗，都得置於一旁；不錯，這些都是有用的，但只是用作背景和訓練，卻不是最終規範或參考手冊。在此背景前展現的是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難題，聖神的滲透也是在此發生的。我們先學會在自己身上運用超見之恩，才懂得如何在服務他人時，運用超見之恩。人碰人的親密服務，能為走在長遠的人生路上的人，舒困解渴。

善導者之母，請為我們祈禱。

天主的能力（剛毅之恩）

我們認清了道路，接著便要走其全程。聖神已為我們指出生活的總方向，接下來指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所作的選擇。超見之恩將我們帶回不同的十字路口，同時清楚地指出前進的方向。但有人明示是不夠的，我們需要能力以服從指示。有了超見之恩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剛毅之恩，我們要有力量、勇氣和耐力。見解變成行動，智慧變成能力。神恩要產生影響力，才是人生之旅。

天主做事不會只做一半，他是智慧也是能力。保祿宗徒說天主是既給人意志，也給人行為的。崇高的心願來自天主，在心願之後跟著來的便是能力與恩寵，以完成心願。天主不可能只給心願而保留能力的，他不可能製造一些情形，讓事情中途而廢的。耶穌曾指責手扶犁

又向後看的人，以及房子蓋一半而完成不了的人。天主開始的，他必完成，他必然履行諾言。給與人心願者，也給人聖神的恩賜使人達成心願，這就是剛毅之恩。

當代聖召缺乏的原因之一是，青年男女不喜歡作終生的投身，他們希望常擁有選擇的機會，每條路都可通行。他們並非不慷慨，不少的男女青年投入志工行列，到未開發的國家服務，幫助貧病者，共享當地的清苦生活。他們帶著高貴的情操服務，展現基督，他們在行善中獲得無價的經驗。這樣的生活的確不錯，的確流露基督信仰的價值所在，可惜他們這樣做只是暫時性的，幾個月或幾年而已。這樣一站又一站地落腳，奉獻、服務、增加經驗，但全都是短暫的，缺乏一種持久的心態、固定的抉擇，沒有終生一輩子的承諾和投身，沒有誓願和獻身生活。修道聖召要在教會內重新活躍起來，需要的是大量的剛毅之恩。

有意義的人間價值都是一輩子的事，承諾、投身和委順。修道生活中是這樣，婚姻生活中也是這樣的。今日的男女青年總是疑惑、躊躇、拖延，用一些暫時性的安排和妥協性的計劃，來躲開一輩子的固定的投身。

這些嘗試和半吊子的作風，毀壞了全程投身的高度價值。人生不能切成碎片，不能零零碎碎地活。每一個人都必須給自己一個定義、選擇一個方向、簽下一紙承諾。可是，今日世界的人，改換人生伴侶，改變價值，改變信念和信仰。幾乎沒有一事是不可改變的，極神聖

莊嚴的也不例外。天賜人自由，受到了很大的曲解，有人要使我們相信所謂自由，就是隨興之所至而做事，不必作任何的自我約束。其實是正好相反，自由者是能完全掌握住自己，能將自己全然付出，為人群為生命慷慨犧牲而在所不惜。聖經雅歌篇中有言：「因愛成疾」。不論是男女之間，或天人之間那份真摯的愛，是天長地久死猶不已的，否則便稱不上是愛。可惜今日的人過的是超級市場生活，跟著流型款式變換，穿花蝴蝶似的，飛過每一朵花卻沒有任何的選擇。愛是極堅強的，所以說剛毅之恩也是愛的神恩。

「投身」是個充滿精力的新辭彙，在政治、社會和宗教上都用它；演講、交談、會議等場合，處處有人用，聽起來很不錯。文字本身是具有力量的，有如一支箭，能夠刺透和傷害，但為的應是治療。不過文字也可能只是一陣風，空談而沒有行動。「投身」一辭常掛口上，我們的行動卻縮水了；它的內含已愈顯空洞了。我們口中說出這麼兩個字，心中沒有半點恐懼的感覺，因為沒有人會要求我們按它的實際含義行事。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中，人人都說投身，卻沒有人真的願意付出自己。這個新辭彙流行並不久，似乎已經老舊無用了。

回到聖神神學，我們發現好些傳統的作者，認為剛毅之恩是在危機狀況中的特殊神恩，例如殉道、抗拒很厲害的誘惑或是承擔難以承擔的痛苦。不錯，在這種異常的情況中，我們需要特恩，但聖神的恩賜並非是為了非常時期的，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聖神之恩都是需

要的。剛毅之恩給予我們生活的能力。人的一生充滿了不穩定，不停地要面對未知的下一步，我們需要勇氣，迎向每一個廿四小時。有些日子是充滿痛苦的，而且又不知道痛苦要持續多久，在生不如死的感覺中，仍要生活。「上主，已經夠了，收去我的性命罷，因為我並不如我的祖先好。」像厄里亞這樣的大先知，都會說出不想活了的話，我們面對人生種種挫折又怎不會沮喪！我們同樣需要天使的一拍，需要餅和水。需要剛毅之恩。厄里亞「吃了喝了，賴那食物的力量，走了四十天四十夜，一直到了天主的山曷勒布。」四十晝夜是一生的歲月！

泰戈爾在一次談話中曾勸告聽眾，在馬廄中總要留下一匹駱駝。單單有馬是不夠的，馬善於奔跑跳躍，但要穿越沙漠，牠就派不上用場了。陽光和曬得熱熱的沙土，會使牠衰竭，自己和騎士的命也只有交給無情的沙丘了。駱駝能以穩固的步伐，走進無情的沙漠，不會迷失方向，缺乏水和食物，牠仍能持續前行，把人帶至綠州地帶。人生是一浩大沙漠，穿越它需要耐力、韌性和沙漠之友的毅力。

剛毅與超見之恩，兩者間有其重要的關係，剛毅使我們能履行超見為我們所指示的種種；剛毅之恩同時也能澄清超見，使之突顯。辨認該走之路的最大障礙是害怕，怕難以承受，怕它太窄太陡；或者乾脆躲開它，不去看它就不必去走它了。超見受阻是因為缺乏毅力。害怕是最糟的提議人，但我們全都會害怕。我們的眼睛若是蒙上了害怕之紗，便無法找對正確的

道路。因此我們可以說，剛毅之恩應打頭陣，替超見開路，事後它才再幫忙履行所作之決定。剛毅使人有勇氣正視問題，聖神的能力為我們解除害怕之情，我們一旦得此解脫，便能懷著信心作出正確的選擇。剛毅給與我們一種內心的平衡，得以泰然地評斷事情。

聖詠和先知書都一再重複，信心能助人看清事物，且有耐性和耐力。「上主是我的力量，」短而有力的信仰宣誓，說明了一個態度和生活的定義。我需要生活的力量，而此力量來自上天，來自給我生命的天主。他知道我會遭遇多少危險，會有多少機遇，他經由聖神之恩，將他的力量灌輸給我。一旦我感受到他的這股力量時，內心的喜悅情不自禁地呈現顏面，向所有的人宣告我的快樂和我的信仰。上主是我的力量。

保祿宗徒觸碰得更深，他表示：「我的軟弱正是我的力量。」這等於說天主的能力要在我內發揮作用的條件，是我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等於零。如果我自以為我有足夠的經驗和訓練，可以獨當一面應付困難，應付人生；我認為自己的原則清楚，信念堅定，任何危機我都能跨越。然而為時不久，我就經驗失敗之苦了。我們並不常實際地領受到聖神之恩，常未能經驗到他的力量或充滿他的喜樂，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擁有太多的自己，對自身能力的錯誤信任，阻擋了天主的活動空間。對這一點，我們體認得越清楚越好。所謂小事可以自行處理，大事才需要找天主，這樣的心態，非常普遍也非常錯誤。「離開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

我們的任何一個行動，不論是怎麼地簡單，都是完全出自我們和出自天主，缺了他的支持與能力，我們什麼也做不了，也根本就不存在。天主以致一的行動和我們合二為一，人的行動和天主在人內的行動，交融成一股泉流。因此不要自大，不要使自己成為天主行動的阻力，是很重要的。無能和軟弱並非什麼阻力，否認了自身的軟弱才是一股阻力。「天主的能力是在我們的軟弱中彰顯的。」所以，「我以自己的軟弱為榮，這樣基督的力量才能進入我內。我的軟弱正是我的堅強。」

致希伯來人書中，有一章概述了上主選民的歷史，指出那些偉大祖先對天主的信賴，天主在他們中所行的大能奇事。今日的我們繼續成為上主的選民，走在延續的歷史路上，他們都是我們的典範和鼓勵。

以下是書信中的一段話，讓我們以感恩之心細讀：

我還要說什麼呢？我的確沒有足夠的時間再論述基德紅、巴辣克、三松、依弗大、達味和撒慕爾以及眾先知的事。他們藉著信德征服列國，執行正義，得到恩許杜住獅子的口，熄滅烈火的威力，逃脫利劍，轉弱為強，成為戰爭中的英雄，擊潰外國的軍隊。有些女人得了她們的死者復活，有些人受了酷刑拷打，不願接受釋放，為獲得更好的復活。另有人遭受了凌辱和鞭打，甚至鎖押和監禁，被石頭砸死，被鋸

死，被拷問，被利劍殺死，披著綿羊或山羊皮到處流浪，受貧乏、磨難、虐待。世界原配不上他們，他們遂在曠野、山嶺、山洞和地穴中漂流無定。（希十一 32—38）

聖母也以婢女之心，讚頌天主的大能：

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奇事：：：他伸出手臂施展了大能。

聖神真正降臨她身上了！

知識寶庫（明達之恩）

我們已談過智慧、聰敏、超見三神恩，三者引領人類的思想走出一條高超深遠的天人相會之路。如今我們來與明達相會，它帶領我們上天下地，在整個宇宙中尋找萬有的主人。天主之神願將他的各種能力都灌輸到人的每一官能，因此天文地理各項科學，全都在他的神恩範圍內。

神學家們表示，明達之恩是讓我們「對整個受造界有正確的看法。」所謂受造界即自然有其自然律，星球有其軌道，元素有其組合，化學有其反應，生態和飛禽走獸自有其運作，最終是人的思想體系，不但觀察一切，還能層層深入以解世界之謎。人願意認清自然現象，如此重大的過程，在聖神帶領之下，與其他的神恩配合可進入天主的視野，而這正是人類受

命參與之事。知識就是神學，實驗室是殿宇，研究便是祈禱。

十七世紀的德國科學家克卜勒，每次在天文方面有新發現，便說：「我在重思天主的思想。」這是科學應有的正確而完美的定義。從上主之神在水面運行開始，大自然就生生不息了，人們便以好奇驚訝的心觀看風雨雷電，日月蝕和季節的轉換，宇宙的進化，一切的生生滅滅。漸漸地又觀察出種種現象所依循的定律。受造界的真相在人類智力的密室中前進，從而變成文字和公式，定理和方程式，各種研究報告駐進了圖書館，為宇宙作解釋。人生來就是要思考和分析，綜合而結論。盡量認清周遭的真相，天空為什麼是藍的，大地為何如此堅硬，通往星球之路又是怎樣的？整個受造界屬於我們，但必須真的認識它、瞭解它，且能敘述它，它才真的是我們的。明達之恩能助我們擁抱整個天賜的宇宙。

天主讓亞當管理所有的動物，並把牠們一個個引到他跟前，任由他取名字。「上主天主用塵土造了各種野獸和天空中的飛鳥，都引到人面前，看他怎樣起名字。人給生物起的名字就成了該生物的名字。」名字足以識別、歸類，可以指出、喚出一個動物。沒有名字就很難控制。科學的長遠之旅就在於此，先給動物訂定名字，然後為牠們的每一器官、每一運作命名；對礦物及花草樹木也一樣地命名。名稱越多，科學越進步。

除了個別命名，人們進而探討關係。科學就是關係的研究：原因及效果，前提及結果，

資料及定理。人的頭腦不停地整理、分類，不停地訂定名稱。每一門科學都是有系統的命名，每一證明是一陳述，每一定理是方程式。有符號能構成公式時，就產生了一條科學定律。新的名字帶來新的驚奇，電子、中子、介子、質點、銀河……；亞當的世界持續擴展，從最微小的細菌到遙遠的星球，都有個名稱，都隸屬人的探研範圍。明達之恩是人類從原始父母繼承下來的遺產。

洪水之後，天主和諾厄訂定盟約，再次肯定了亞當的遺產。天主許下不再有洪水中斷大自然的運轉，四季會依序變換，一道彩虹訂定了一個新的秩序，也就是說自然的呈現是可靠的，是有規律可循的，是可以探討研究和預測的。科學研究就建基在此。日後在救恩史中和亞巴郎立約，準備默西亞來臨的天主，此時已先和全人類立下一份宇宙之約，鄭重地宣佈了自然律，全部科學探索的大憲章，走出方舟目睹世界的諾厄是見證人。

「諾厄給上主築了一座祭台，拿各種潔淨的牲畜和飛禽，獻在祭台上，作為全燔祭。上主聞到了馨香，心想：『我不再為人的緣故咒罵大地，因為人心的思念從小就邪惡；我也不再照我所作的打擊所有生物了。只願大地存在之日，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循環不息。』天主對諾厄和他的兒子們說：『這是我在我與你們以及同你們一起的一切生物之間，立約的永久標記，我把虹霓放在雲間，作我與大地之間立約的標記。幾時我以雲遮蓋大地，雲中要出

現虹霓，我便想起我與你們以及各種屬血肉的生物之間所立的約，這樣水就不會再成爲洪水，毀滅一切血肉的生物。幾時虹霓在雲間出現，我一看見就想起我和地下各生物之間所立的永遠盟約。」（創八20—22，九8、12—16）

古人稱月亮爲「忠實的見證者」，倒不是說它高掛天空，看著種種事物。主要是因爲它夜夜準時出現，不論是圓是缺，是明朗是朦朧，總之它固定的出現，正表示上主與諾厄之約猶在，整個受造界都遵循定軌運行，人們有穩固的基礎以探研大自然，而且在聖神之恩的推動下，對萬物萬相有個正確的看法。如果說亞巴郎因著信仰之約而成爲眾信者之父；那麼諾厄則因著生態與氣象的盟約，成爲天下男男女女，不分種族和時代的眾人之父，特別是以虔敬之心探討研究大自然者之父。宇宙是透明的，虹霓在高空簽下了天主的名字。

我在前面已提過，傳統的神學家，多瑪斯也是其中之一，將聖神七恩與真福前七端相聯想。明達之恩所串聯的真福是——「現今哭泣的是有福的」。如此的搭配倒不是說科學探研極爲辛苦，實有更微妙而複雜的推理在其中。明達之恩啓示給我們宇宙的「秩序」，相對的也讓我們看到「無秩序」亦即是罪過，這將導引我們爲錯誤的行爲而懺悔哭泣。說來有點牽強，不過第二句話倒也讓人快活：「他們要受安慰」。科學所帶來的安慰。羅馬哲學家包伊夏斯不就會在監獄中寫過：「哲學給予的安慰」嗎？絞盡腦汁答了一道數學難題，或是實驗

室中的實驗成果出現了，這類事情帶給人的快樂，真是世間沒幾件事可以比較的。事物各就其位，光明自現，上主的容貌由他的創造物自然畫出。

聖十字若望在他的神秘靜觀中，看著水泉，等待著水中旋渦激起「那深情的眸子，銘刻我心。」流動的水能形成深情的眸子，因為正是這深情的眼睛使水存在且賦與它生命。神秘者的信仰使他知道這一點。在他的詩詞裡，處處顯示自然界中的神性。整個受造界在陳述天主，因為是天主創造了它。詩人就這麼說：「他急速越過叢林，只是一瞥，已為它們穿戴上他的美麗。」

在大自然中看到創造它的上主天主，從種種美麗和奇偉中窺得原本真相，能夠將天地、物質精神、自然超然、科學和信仰等，凡是人所能擁抱的全部整合為一，這便是明達之恩的最奧妙處。

保祿實實在在地表示：「在耶穌身上有智慧與明達的寶藏。」他是聖神沛降全部神恩的第一人，他是我們所追求的最完善的綜合致一者。我們藉著聖神，在耶穌身上從各種不同角度體認真理，目的在找出「天主的智慧和明達的寶藏。」保祿清楚表明，耶穌是我們一生追求的最終本質，因此他很肯定地說出「對耶穌基督的最高深之認識。」

要認識耶穌，就是要認識一切。「認識」的最高點就在此。

家庭生活（孝愛之恩）

孝愛一辭的拉丁文是 *pietas*，此字的意義是爲人子女者，對父母的愛、尊敬和一種親密感。孝愛是一項家庭美德，一份家庭的恩賜，但進而延展至社會以及宇宙大家庭。天主是萬眾的父親，這層意義使孝愛變成一種宗教態度，以真誠和別人建起手足關係，進而要彼此以慈悲心相待。

孝愛之恩是建起子女與父母之關係的一份恩賜，這份神恩就是以天主爲父，在最理想的家庭氣氛中，滿懷樸實和感激。清楚感覺到自己歸屬一家庭，因此而歸屬社會、自然界和整個宇宙，這種感覺是人最根本的快樂，其他的快樂由此衍生。知道自己是個承先啓後的人，生活中受到保護，死去時受到無盡歡樂的天父之家的歡迎，這種感覺真好。對天主的孝順、

敬佩、親密等感覺，遠勝過對世間父親的感覺，這是成爲神之子的神聖特恩。

默西亞的無上恩賜就是這樣的，聖詠早已言明：「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你向我請求，我必將萬民賜你作產業，必將八極賜你作領地。」默西亞根本上是兒子，他的子的地位使他有權威、力量 and 信心。子不僅是他的使命，子是他的身分。身爲子，他使父也出席，以他的名義說話，以他的能力行事。天主的最高策略，在默西亞身上變成子，以便接近他的大地兒女。人類與天主形成最神聖、最深遠的家庭關係。

默西亞來了，他在約旦河的洗禮，肯定了聖詠的預言：「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恩寵、奉獻、子嗣的時刻，血脈的聯繫，家庭的使命。聖神以鴿子之身在旁主導全景，他確認這樣的關係。他給與的孝愛之恩，就是讓人感覺到自己是在爲人子者。首先在納匝肋，他經由聖母而使耶穌身心靈成形，此時，在耶穌的使命之始，他向期待中的群眾，宣佈耶穌的根本是來自父。聖神以全然的、本質的天主子，祝聖了默西亞。

福音繼續報導聖神一直扮演的角色，充實並肯定耶穌的天主子身分。耶穌眼見門徒——他在世上的使徒家庭——的第一次福傳收穫時，情不自禁地與他們共享歡樂，那一幕的確很美。耶穌首先說明莊稼多而工人少的情形，然後派遣門徒兩個兩個地去各村各城宣報和平、治癒病患、講述天國。門徒回來時滿懷成功者的興奮。「主，因著你的名號，連惡魔都屈服於我

們。」耶穌即時分享他們的歡樂，激發了一段讚頌之辭。「就在那時刻，耶穌因聖神而歡欣說——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你，因你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及明達的人，而啓示給了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來喜歡這樣。」接著他轉過身對門徒說：「我父將一切都交给了我，除了父沒有一個認識子是誰，除了子和子所啓示的人外，也沒有一個認識父是誰。」（路十21—22）。耶穌充滿聖神時的第一句話便是「父啊」，聖神喚出他的子性，使他有兒子的感覺而以感激孝愛之情，轉向父。這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神恩。

我們也是這樣，保祿曾寫道：「為證實你們確實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兒子的聖神，到我們心內喊說——阿爸！父啊！——」（迦四6）。聖神使我們成爲兒女，教導我們呼喊「父啊！」另一段書信表達了同一思想：「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其實你們所領受的聖神，並非使你們作奴隸，以致仍舊恐懼，而是使你們作義子。因此我們呼喊——阿爸、父啊——。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兒女。」（羅八14—16）。我們與耶穌共享同一的聖神，那麼自然就和他一樣呼喊「父啊！」在每日的感恩祭中也敢歡唱「我們的天父」。

孝愛之恩給予我們的並非一些邏輯推理，而是一種內在的呼吸，一種歸屬的感覺，一種家庭景象。長兄耶穌帶領著我們發出「父」的呼聲。稱呼「父」的語氣很多種，基督徒所用

的是耶穌自己的語氣，含有發自內心的信念，心是溫暖的，聲音是興奮的，以信賴與真誠的心呼喊這神聖的稱謂，清楚知道這一稱謂為我們定了位，也解救了我們。聖神的最大恩賜，便是讓我們成為天主的兒女，而且真能有此感覺。

這份天父兒女的恩賜，進而擴展為四海皆兄弟的恩賜，人間是個大家庭。我們推理可以得知這個事實，實際也可感受到是這樣，但真的接受且付諸行動，則需要聖神的恩賜才行。人類伊始，謀殺便污染了大地，「我是看守弟弟的人嗎？」人的第一個誘惑便是趕走同輩的人，趕走弟兄。這人與我何干？是個陌生人可以容忍，是個競爭者就麻煩了。司祭和肋未人眼見一名受傷者卻視若無睹。事不關己便一概不聞不問，這是人間的一大罪過。弟兄或姐妹受傷躺在那兒，我任由自己擦身而過，沒有一點同情心和手足情。我需要聖神之恩，開啓我心，喚起我的感情，使我變得相當敏銳，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痛苦，體會出四海一家同歸天父之事實。今日比往日更需要這份神恩，使我們走向地球大家庭，彼此相愛，彼此服務。

孝愛之恩再擴大一步，進到友誼之恩，這是大地兒女所能享有的另一恩惠。兩個人能完全地肝膽相照，不分彼此，誰也說不上來這分情是怎樣產生的，反正是不設下條件，不要求擔保，彼此越來越能共通有無。「約納堂的心與達味的心很相契，約納堂愛他如愛自己一樣。」另有一人充滿信心地稱自己是「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友誼之恩，使一個人在為另

一人付出時，流露了自己最美的一面。一個人不但能視別人為朋友，同時也自信別人也視自己為朋友，這是非常快樂的事。知道自己享有他人的愛，又懂得珍惜，這不是狂妄，實是一份天恩。懂得如何做別人的朋友，如何贏得友情，並激發別人對自己的信任與好感；能有一種使別人感到輕鬆舒暢的眼神，能具有一種使人快樂的向心力……這都是聖神之恩深植人心。

我們說彼此「做」朋友，其實友誼是製造不出來的，它不是由外而來的東西。友誼是自內心的，首先我自己要變成朋友，感覺到自己是個朋友；對方一旦認出訊號，以同樣的感覺來觸碰我，友誼便由此產生。「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我稱你們為朋友。」耶穌對那幾個與他同患難共歡樂的門徒說這句話時，是用全部的聖神的力量說的。他要離世之前，希望能在世間留下幾個朋友。這些人日後天涯海角去做他的僕人，他福音的宣報者，他的宗徒，但這些角色的能力來源，則是他們與他之間的那份友誼。這個朋友沒有向他們隱瞞任何秘密。《福音》就是憑著幾個人對耶穌的友誼，才寫成的。經由這些人的友誼，相信與相愛的救恩生命，便在各民族各時代中傳揚播送。

聖神之恩由家庭及朋友，再跨向接待過路客，使人樂於將家中所有與外人分享，那怕只是三兩天的相聚，也讓人感受到四海一家的手足之情。接待過路客，這是古時的美德，不論

山區或大平原或沙漠，總會有旅客需要落腳取個溫暖之處，家家戶戶都會為這樣的人敞開大門。如此輕易方便地進入不認識的人家，且能感受到別人的歡迎，這都是一些訊號和許諾，說明天主對我們的歡迎，不僅是現世間的種種歡迎，最主要的是到達人生旅途最後一站時，他永遠歡迎我們。聖神實是「心靈的嘉賓」，我們在人間習慣於相互接待之舉，等於是在準備自己接待最高尚的「嘉賓」，他在我們家常享受到照顧和愛護，最終會有一天他反客為主，變成我們的主人，歡迎我們進入他那永恆致一的大家庭。

孝愛之恩使我們成為天主的兒女，同時也真有此感覺，但它另含一份恩寵，讓我們深深感覺到我們也是聖母的兒女。聖母是聖神之淨配，耶穌的母親，也是我們的母親。給與我們一位母親的神恩，該是多麼溫和的，在我們心中激起面對慈母的最親切的感情。孝愛之恩讓人永不孤獨，想哭時，隨時有雙仁慈的手托住你的臉；入眠時，有人像慈母看守孩子入夢般，看守著你。孝愛之恩使人成為受洗者的大家庭中的孩子，這是一份歸屬的神恩，歸屬信仰的大家庭。

尊敬與崇拜（敬畏之恩）

「畏」也能是一份天恩，不過應有虔敬孝愛之恩相伴隨；如此大家庭中的兒女，對父才會有一份既敬且畏之情。畏並不畏在受罰，而是害怕冒犯、害怕做了令天父傷心的事、害怕有辱「家」門。

人是會害怕的，怕自己的不穩定、自己的軟弱、狂妄，怕自己會傷害別人，會嫉妒、毀謗人，也怕自己的自私和憤怒等。一旦發現自己心術不軌而導致沮喪，或是跟自己鬧警扭，難爲了自己又難爲了別人時，會非常害怕。因此人有必要認清他性格上晦暗、受限和脆弱而易受攻擊的層面。敬畏之恩就在此扮演它的角色，謙虛地意識到我們是會製造傷害的。

尊敬也是一份天恩，使我們對天和對人都心懷敬意。親密會帶來藐視，這話對神對人都

一樣真實。天主沿著歷史與選民接觸，開始時百姓都害怕見天主，要求梅瑟獨自上山去見天主就好了；進而有白冷牧人的親近，納匝肋鄰居的親近；再進到我們每日感恩祭中的相會，以及隨時隨地的親切思念。「厄瑪奴耳」主與人同在，這個名字就是用來說明天主深居人心的事實。這是新約時代一份深厚的幸福，然而這樣的福氣帶有危險，崇拜的態度會減退，親密中尊敬會消失。這是相當大的損失，奧秘感在每日的接觸中消失了，朋友般的對話掩了西乃山上的雷聲，從容輕鬆的態度淹沒了神性。此刻我們應在不失去降生事蹟所帶給我們的親近特權下，設法恢復對天主應有的尊敬與朝拜。「尊敬和崇拜」是依納爵談及靜觀祈禱中親近天主時，所用的關鍵辭。這也是敬畏之恩的一部分，使人在無言中屈膝，在保護親密的情形下到達真正的親密。

畏懼、害怕是舊約中的字，在新約中似乎遺失了，其實如果我們真想抓住宗教信息的全部意義，這些字眼還是很重要的。以我們受限的理解力，確實不能抓住全部意義的，總是隨著時空的傾向，忽爾偏左忽爾偏右。住在沙漠的人，經常要預防外族的敵意、野獸的侵犯和一些難測的天然現象。常年提心吊膽地活著，不期然地便將內心的怕投射到掌管大地和野獸等的天主身上。心懷恐懼的人，也視天主為一恐懼的對象，並以沙漠生活的經驗建立起他的第一個神學思想。對上主的敬畏變成宗教的基地，同時也是智慧的起始。但其中有一危險，

即是人們的宗教生活中，充滿了焦慮和害怕。我們需要新約來詮釋舊約，理由也就在此。在人類歷史和個人成長中，兩者都需要，而我們要做的則是綜合工作，將敬畏之情與親密的信賴之情，整合為一。在聖神的指引下，我們的努力應是使兩者都不可失卻。

任何崇拜儀式都始自敬畏，「上主為王，萬民因而戰慄驚恐，他坐於革魯賓之上，大地震動。西雍的上主偉大堂皇，崇高珍貴而超越萬邦。願他們讚美你的大名，它可敬可畏，至尊神聖。」（詠九九）俯身鞠躬是敬拜、閉目以求明視、安靜以便祈禱，所有的殿堂禮儀，犧牲祭獻等都由此出發，不論是群體或個人都經由這樣的禮節走向上主。經過了歷史的歲月，崇拜的儀式顯得較溫和了，有天使的歌唱和牧人的相見；接著天主有了一張臉，行走在人間，談笑自如，付出親切的友情，又在臨別之夜讓朋友的頭輪進胸懷。尊嚴和親切全都是天主，我們必須作一種整體的接納，方能在相信與愛慕中與主相契。這是一輩子的功課。

敬畏上主的正確意義，應是終止一切恐懼之情的一份情。「不要害怕那殺害肉身而後不能另有所為的人。」不要害怕任何人，既有上主保護你，便沒人傷得了你。我們只需敬畏天主就好了，懷著孝心的怕引我們歸向主的永恆力量 and 尊威。在風浪中耶穌一言以蔽之，道出了他的信息：「是我，不必害怕。」是波浪是黑夜，是精靈是鬼怪，都不必害怕，任何人也無需怕，連你假想出來的種種也不要怕。「是我」，我在你身旁，就沒什麼可怕的了。這真

是安慰人心的真理，耶穌與我同行，他的出席驅散一切驚恐，他的能力排除一切障礙。「小信德的人，爲什麼要害怕？」

敬畏之恩也幫助我們挖掘出自己的貧乏和無能，想辦的辦不來，想做的做不到。在日常的忙碌中，我們會覺得自己不錯，自己有能力、有好心，可以讓人信得過。這些都是事實，但還有一面，即我們在道德上的軟弱，行爲上的推卸責任；而我們往往在掌聲中忘卻這一面。所以偶爾喚醒一下自己的劣根性，是很好的，但這需要勇氣。不過常提高警覺，知道內部有敵人，意識到它的危害性，也警覺到自己在宇宙間的卑微，總是有益的。即使充滿了聖神七恩，我們仍是個活在大地上之受造物，但卻可用樸實的現世人生架構出神性的快樂。

聖神解放我們，脫離一切恐懼，確認我們爲兒女：「你們所領受的聖神，並非使你們作奴隸，以至仍舊恐懼；而是使你們作義子，因此我們呼喊阿爸，父啊。」

聖母在獲悉天上的訪客所帶來的救援大計時，同樣感到驚嚇懼怕，但在聖神的庇蔭下，對母親的使命深具信心和喜樂。聖神要降來，他將使萬事如意。一句話概述了恩寵，給聖母，也是給我們。每天使都來報訊，聖神七恩繼續不斷地貫串整個救恩史。

傳過油的額頭

七項神恩並未耗盡聖神的能力，他的臨在、他的觸碰、光照、無言的親近等，仍持續不斷地圍在我們身邊，和深入我們心中。始自舊約先知直到新約的宗徒，他們都以不同的形象來表達聖神，我們深入探討一下這些形象，能夠找回初期的基督徒信仰。

新約中有一段話，可以說和依撒意亞先知的看法，是既不一樣又平行；既是相對的又是互補的。那是保祿之言，他是個編織工，很懂得如何編些新的彩色圖像。「堅固我們同你們在基督內的，並給我們傅油的，就是天主，他在我們身上蓋了印，並在我們心裡賜下聖神作為抵押。」（格後一 21—22）兩句話裡有三個形象，傅油、蓋印、抵押。三扇窗戶供人遠眺聖神在大地上的行動。聖神自己選擇一些他所喜歡的形象作自我描繪，並任由我們順著聖經

去捕捉、去體會而趨赴那最後的奧秘。那既是有關聖神行動的信理，又是藝術。逐步漸進地揭開一幅傑作的畫布，是再寶貴不過的事了。

祝聖祭台、聖殿、祭司和君王等時的傅油禮，即聖神的出席，他充滿受祝聖者，使他們在禮儀和管理上，爲他效勞。在聖經民族的農耕社會中，油是很特別的產物，和以香料便帶上了神聖的價值，成爲運輸祝福的工具，給與天主子民宗教和政治上的祝福。

雅各伯到了哈蘭，在貝特耳找了塊石頭作枕頭而睡下了。他夢見天主來向他重申始自亞巴郎和依撒格的祝福，並允諾會經常護佑他。醒來後他有意留下夢中景象，作爲自己和全民族的信仰提示，於是「清晨一起來，就把那塊放在頭底下的石頭，立作石柱，在頂上倒了油。」（創廿八18）。油會逐步滲入石頭內部，當然也滋潤表面；如果是水，石頭表面潮濕，但一點點的陽光便足以蒸發水分，而石頭仍舊乾燥如常。油能滲透而且留下痕跡，就是這個特性使它成爲聖神的象徵形象。時間會流逝，環境能改變，但聖神的行動及其效果常存不輟，他的神恩是完全深入人的內在的。

聖詠一〇八所表達的詛咒的效驗，正說明聖經民族對油的認定，看來顯得笨拙而原始，但卻是道出了傅油之舉的意義和重要。「詛咒如水浸入他的五內，更像油脂滲透他的骨骸。」水只透入皮膚而油卻深入骨髓。聖神的傅油就是如此深刻而長遠。

因此週全的準備是必須的，上主對梅瑟說：

你要拿上等的香料，純正沒藥五百協刻耳，香肉桂為沒藥的一半，即二百五十協刻耳，香蒿蒲二百五十協刻耳，桂皮按聖所的衡量五百協刻耳，橄欖油一辛。用這些材料配製傳禮用的聖油，像配製香膏的方法配製，作為傳禮用的聖油。用此油傳會幕和約櫃，供桌和其上的一切器具，燈台和一切用具、香壇，全燔祭壇和壇上的一切用具、盆和盆座。你祝聖過的都成了至聖之物，凡接觸這些物件的也成為聖的。你也要給亞郎和他的兒子們傳油，祝聖他們作我的司祭。你要吩咐以色列子民說：你們應世世代代以此為傳禮用的聖油，不准將此油倒在俗人身上，也不准用這配製的方法配製這樣的油，因為是聖油，你們應以聖物待之。（出卅22—32）

君王、先知、祭司都要接受傳油而獻身為上主的子民服務。傳油的主禮者是上主本人，因此凡是受傳的便成為「上主的受傳者」，此人永遠隸屬上主，也永遠隸屬聖神。傳過油的石頭，不再是一塊普通的石頭，而成爲了上主的祭台；傳過油的前額同樣也與眾不同了，已變成君王或先知或祭司的頭了。我們已擁有的就是這樣的身分。

有一段聖經故事，說出了聖神的傳油所給予人的奇襲和效率：

先知厄里叟叫一個先知弟子來，對他說：「你束上腰手裡拿著這瓶油，往辣摩特基

肋阿得去，一到那裡就去求見尼默史的孫子，約沙法特的兒子耶胡，得見後叫他離開同僚，領他進入一間內室，將這瓶油倒在他身上說：「上主這樣說：我傳你為以色列王。然後開門逃走，不要逗留。」那青年就就往辣摩特基肋阿得去了，到了那裡，看見眾將軍都在坐，青年人遂說：「將軍我有話對你說，」耶胡問說：「你要對我們中的那一個說話？」他答說：「將軍，是你。」耶胡站起來，進了內室，青年人就將油倒在他頭上說：「上主以色列的天主這樣說：我傳你為上主的人民以色列的君王：：：。」青年說完就開門逃走了。耶胡出來回到他主上的臣僕那裡，他們問他：「一切都好嗎？那瘋子來見你有什麼事？」耶胡答說：「你們應認識這個人，也知道他會說些什麼。」他們說：「定是些胡話，請給我們說說！」耶胡遂說：「他如此如此告訴我說：上主這樣說，我傳你為以色列王。」他們一聽，急忙將自己的衣服舖在光台階他的腳下，吹角喊說：「耶胡作王了。」（列下九1—6，

10—13）

傳上的油對受傳者而言，是保護、是盾牌、是防禦的藩籬，因為天主把為受傳者所做的，看成是為他自己所做的。聖詠一〇五中有這麼一句：「你們絕不可觸犯我的受傳者。」這是表明對接受過傳油禮者的永久保護。上主的子民和他的受傳者，要經過敵人的領域，上主便

先提出警告，切莫打擊這遷徙而過的民族。我們在領洗時接受了傅油，所以在整個人生旅途上，自有上主的保護，他也要求整個受造界要尊敬我們。聖經民族從他們的先知和君王身上，看到和感受到傅油的意義和它的力量。舊約中的一則故事，正說明當時人們對領受了聖神傅油者的尊敬。

達味問赫特人阿希默肋客和責魯雅的儿子約阿布的兄弟阿彼瑟說：「誰同我下到撒烏耳的營中去？」阿彼瑟答說：「我同你下去。」達味和阿彼瑟便在夜間深入敵營，見撒烏耳睡在行營的中心，槍插在頭旁地上，阿貝乃爾和部隊環繞他睡在四周。阿彼瑟對達味說：「今天天主將仇人交在你手裡了，讓我用他的槍把他釘在地上，只一下，不需要給他第二下。」達味卻對阿彼瑟說：「不可殺他，誰敢伸手加害上主的受傅者而能無罪呢？」達味又說：「我指著永生的上主起誓，只有上主可打擊他，或到了他的日子，終於死去，或下到戰場陣亡。在上主前我絕不伸手加害他的受傅者。現在你快拿他去他頭旁的槍和水壺，我們就離去。」達味遂從撒烏耳頭旁拿了槍和水壺走了。

達味走到對面，遠遠站在山頭上，彼此相隔很遠，達味便向軍隊和乃爾的儿子阿貝乃爾喊說：「阿貝乃爾，你不答應嗎？」阿貝乃爾答說：「你是誰？竟敢吵醒君

王！」達味對他說：「你不是個好漢嗎？以色列人中誰能和你相比？民間來了一個要殺害你君王的人，你為什麼沒有好好護守你的主上君王呢？這事你做的實在不對，我指著永生的上主起誓，你們都該死，因為你們沒有好好守護你們的主子、上主的受傅者。你去看看君王的槍在那裡？水壺又在那裡？」撒烏耳認出是達味的聲音就說：「我兒達味，這不是你的聲音嗎？」達味答說：「我主大王，是我的聲音。」遂接著說：「我主為什麼迫害他的僕人？我究竟作了什麼惡事？如今請我主大王聽他僕人一句話：如果是上主感動你來害我，願他收納這個祭獻，但是若是人煽惑你，他們在上主面前是該詛咒的，因為他們今日將我驅逐，不容我分享上主的產業，無異是說：你去事奉外邦神罷！現今，願我的血不流在離上主很遠的地方，因為以色列的君王出來獵取我的性命，就如人在山上獵取鷓鴣！」撒烏耳說：「我兒達味，我犯了罪，你回去罷，我不再加害你了。因為你今天實在珍惜了我的性命。哎，我大昏愚，實在錯了。」達味答說：「這裡有大王的槍，叫一個僕人過來拿去。願上主報答各人的正義和忠誠！今天上主把你交在我手裡，我卻不願伸手加害上主的受傅者。今天我怎樣看重了你的性命，也願上主怎樣看重我的性命，從一切憂患中拯救我。」撒烏耳對達味說：「我兒達味，你實是可讚美的，你必有所作為，也必有

成就。」然後達味走了，撒烏耳也回家了。（撒廿六6—25）

油是藥物，善良的撒瑪黎雅人以油和酒為一名陌生人療傷，這也是人生苦路的象徵。希伯來人認為身體的健康是心靈健康的反映。傷口上傅油，代表聖神醫治我們的心靈。油脂也能將人裝扮得容光煥發。

美酒，人飲了舒暢心神，

膏油，人用來塗面潤身，

麵餅，人吃了增強心神。（詠一〇四）

「在我的頭上傅油，使我的杯爵滿溢。」這是聖經民族所用的極佳形象，來說明天主所給與的恩寵，和祝福他健康而有力量。耶穌告誡我們「禁食時要用油抹你的頭，洗你的臉。」一張沒有油光的臉，實是悲哀弔喪的表示，為天主而禁食的人是不可以有此表情的。油也象徵家人的團聚與幸福，生命世代相傳。

看，兄弟們同居共處，多麼快樂，多麼幸福。

像珍貴的油流在亞郎頭上，流在他鬍鬚上，

又由他鬍鬚流在他衣領上。

又像赫爾孟的甘露，時常降落在熙雍山，

因上主在那裡賜福，又賜生命直到永遠。（詠一三三）

法利塞人西滿請耶穌吃飯，耶穌說：「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其實，他並不在意那點香油，而是感傷於主人的輕慢，沒有按照接待客人的禮節行事，沒有供水洗腳，以油抹頭並行親吻禮。在這則故事中，油又有了另一層含義，即友善好客。凡是開懷接待一位客人的，便是接待天主或是接待了天使。（希十三2）。未能享受該有的禮貌，耶穌是會有失落感的！

油在聖經的時代被視為光和光明，因為油燈照亮黑夜，聖殿裡的常明燈或守衛者的夜間照明，都是靠油點燃的。聰明的少女提著燈也會帶著油，愚笨的會把油給忘了，結果由於延誤而遺憾不已。

印度新年的前夕，夜空無月，家家戶戶的窗口和陽臺上都點燃盞盞油燈，照亮黑暗的大地，迎接新而明亮的一年。再強的探照燈也不過串串相連的小油燈那麼清晰。

怒濤洶湧的海面，倒上了油能使海水平息；鴿子口銜橄欖樹枝，是在宣報大地災難的結束，這是大自然所享有的神聖傳油。鴿子本身已是聖神的象徵，口中銜著的樹枝同樣代表聖神，因為橄欖是油的來源。

橄欖樹是預許之地的產物，它的根擔負著歷史，軀幹刻劃著流逝的歲月和無數的攻擊事件。義人也被喻為「上主庭院中的橄欖樹」，他的子女「繞著桌椅，相似橄欖樹的枝葉茂

密。」迎接耶穌，高聲歡呼他為達味之子，以色列君王的群眾，手中所揮舞的，是橄欖樹枝；耶穌步上加爾瓦略山之前，最後一夜的長禱也是在橄欖樹下進行的。

保祿對接受了基督洗禮的教外人，作了一個很大膽的比喻：「你這由本生的野橄欖樹上被砍下來的，逆著性被接在好橄欖樹上：：：。」（羅十一24）橄欖樹在昨日和今日，都是恩寵和成長的標記。

橄欖樹、油和傅油，聖經中的形象，串聯起來成為有關聖神的神學論題。賴斯（D. Lys）在《聖經語彙》（*Vocabulary of the Bible*）中指出：「我們可以這麼說，傅油禮中的油是天主之神的運輸工具，運送給被選者所需的能力，以履行他被指定的使命。」

領洗是我們的第一使命，當時便接受了傅油成為基督的門徒。如果說「基督」意指「受傅者」，那麼「基督徒」理所當然也是「受傅者」。「你們由他所領受的傅油，常存在你們內，你們就不需要誰教訓你們，而是有他的傅油教訓你們一切。這傅油是真實的，絕不虛假，所以這傅油怎樣教訓你們，你們就怎樣存留在他內。」（若壹二27）。我們的傅油源自耶穌，天主子和救世者的傅油，這傅油就是聖神，就是耶穌的存在核心，也是我們在他內的存在核心。

被選者的印記

「藉此印記領受天恩聖神，」就這麼一句話我們便領受了堅振聖事。聖神的傅油使我們的生活和恩寵進入新的意境。「已蓋上了聖神的印記，」保祿宗徒寫信時不停地重複這個意思（格後一 22；弗一 13；四 30）。一旦蓋上了關防，從屬關係就很清楚了。聖神將其容貌加蓋在我們身上，將他的能力加蓋給我們的無能，在我們的虛空中蓋上他的神性。剩下的就是我們的歸屬了，謙虛地讓全身帶上天主的印記。

古時候印記是個人的代表，證明文件或公文、書信的簽署，都是蓋上金屬印記。也有像戒子般戴在右手中指，當著眾人的面，取下戒子，用力壓向羊皮紙文件上，這就是一種主權的展示。君王的印是神聖而高貴的。我們既已蓋上了聖神的印，表示我們毫無疑問地屬他權

下。我們帶有永生君王的印記。

印記也有保守秘密的作用，書信或公文只有收信人才有權拆閱。此處所暗示的有兩層秘密，一是聖神與我們之間的互動，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沒有任何人能侵入探秘的；第二層秘密是更深入的，連我們自己都弄不清楚的，即聖神在我們內的運作，現在只讓我們有略帶好奇的窺視，直到最終有一日才會全然地展示，而那將會是個永久的驚訝。

個人的印記就跟默示錄中所提的七個印記一樣，只有等待來日由羔羊來啓封。屆時展現的我們的一生，會令我們大為驚訝，有那麼些危險、那麼些已淡忘的事件、想像不到的後果，以及那麼些的上主的照顧和安排。我們將看清楚我們的存在深度，我們所作的選擇的嚴肅性，也看清我們真誠的投身和一路走來的勇氣。在這一日到來之前，生命的卷軸是被君王的印記封住的。

生活中總有烏雲密佈的時候，我們不瞭解生活，也不瞭解自己。我們的眼光被一枚信仰的印章遮住了，看不清逆境與困苦的价值。但只要心中明白該印章來自君王，終有一天會全部拆封而真相大白，那就好了。「不要哭，那出於猶大支派中的獅子，達味的苗裔已得了勝利，他能展開書卷和那七個印。」（默五5）這句話同樣是對我們說的。知道自己的整個生命貼有天主的封印，是在天主的保管之下的，實是一大快樂。

印記是愛。「請將我有如印璽，放在你的心上，有如印璽放在你的肩上，因為愛情猛如死亡。」（歌八6）。這是新郎的意思，要將愛的印璽印在所愛者的心上，也要印在肩上任為一個外在的記號，永不磨滅的號記。蓋印的新郎和願意被蓋印的新娘，雙方是一種對流的盟約，也是一個公諸大眾的承諾。聖神為我們蓋上的印也就是這樣的。行動中感受到手臂帶有他的印，或在愉快中感受到心中有他的印，真是幸福之事；在某種經驗裡，我們幾乎抓到那真正的印記，真是幸福之事。更大的幸福則是懂得鑑賞光明來臨前的黑暗，在長期的、看似無望的等待中，能憑著愛心確信印璽未改，聖神在無聲無息中另有作為。

天主的印記讓我們在自身的脆弱中仍懷有信心，我們不僅是在面對外在攻擊時需要保護，面對自己內心的反叛時同樣需要保護。我們身上所帶的印記是西乃山和加爾瓦略山的見證者，保證主的護佑永遠都在。常記自己是帶有印記的人，即使在困難中，心裡也會平靜愉悅的。

耶穌本人就是「天主聖父所印證的，」（若六27）。令我們感到驕傲的是，印在耶穌身上的，和印在我們身上的，是同一印記；那與主和聖父相契為至尊的三位一體之聖神，也住在我們內，視我們為他延伸出來的家庭。

我們的額頭印有天主的印記，我們便是默示錄中天使所分開而無人可傷害者。（默九）

抵押和保證金

希臘文「抵押」一辭是arrhabon，而西班牙文則是arras，兩者間顯然有種哲學上的關連，在意義上也是很相近的。Arras指的是十三枚金幣，新郎在訂親之日送給新娘，作為信物；而新娘則應一輩子保存著，不可花費不可遺失，以示忠貞不二。十三枚金幣是婚姻的保障。

這些金幣似乎是福音中婦人失錢比喻的主題。失錢的婦人只遺失了一塊錢幣，卻著急得不得了，打掃每一角落，一旦找回來了便樂不自禁地昭告左鄰右舍。她的歡樂可與罪人悔改時天主所有的歡樂相比。如果遺失的僅是一般性的錢幣，這樣的得意和歡樂似乎有點過分，但如果是一枚婚姻信物，它的遺失有不忠於婚姻之嫌，那麼我們可以瞭解婦人的焦慮，以及找回來時的興奮。

希臘字 arthabon 含義更廣，它還包括預付、預約的意思。保祿用希臘文寫的信，頗親切地將此字用在聖神身上。我們已經領受了聖神，他已經住在我們內，作爲一個擔保、一種承諾、一筆預付的訂金。也可說是一個長期合約的開端，讓我們放心，所有相關文件都會順序進行，而最終我們必在永恆的光榮中擁有圓滿的聖神。

聖神一定會將我們充實得滿滿的，現世的隱退實在是因爲我們的眼睛太脆弱，承受不了他如許的強光。不過一切是在進展中，天主是永不毀約的。聖神已經給了我們，他已成爲一項不變的抵押、訂親的金幣。歡呼喜慶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另有一個聖經觀念與此頗類似，那就是所謂的「初果」，保祿將它指向聖神，說我們是「已蒙受聖神初果的，」（羅八23）。每樣生產的初果，都被帶到聖殿裡，在隆重的禮儀中奉獻給天主，表示全部的產品都屬於上主。奉獻初果之禮始自希伯來民族，當他們終於抵達流奶流蜜的預許之地後，滿心感激，看著田野與穀物，直想著以回報之心將一切呈現給上主，於是想起了早先所訂定的誠命：

當你進入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作產業的土地，佔領後住在那裡時，應由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土地上，將一切田產的初熟之物，取出一部分放在筐裡，往上主你的天主選定立自己名號的地方去，到供職的司祭前對他說：「我今日向上主我的天主

認，我已來到了上主對我們的祖先誓許賜與我們的地方。」司祭就由你手中接過筐子，放在上主你的天主的祭壇前，然後你就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聲明說：「我的祖先原是個飄泊的阿蘭人，下到埃及……上主以強力的手，伸展的臂，巨大的恐嚇，神蹟奇事，領我們出離了埃及，來到這地方，將這流奶流蜜的土地賜給了我們。上主請看，我現今帶來了你賜給我的田地裡所出產的初熟之物。」遂將這初熟之物放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俯伏朝拜上主你的天主。然後你與肋未人，和住在你中間的外邦人，歡樂享受上主你的天主賜與你和你家庭的一切福分。（申廿六1—11）

保祿是希伯來人，完全遵奉這每年一度的禮儀，「初熟之果」對他而言蘊含著意義、回憶、計劃、感情等多重成分。他深深地感受到那象徵性禮儀的重要。保祿選用這麼一個辭彙，可說是他已將他內心最好的給了我們了，他的歷史、他的傳統、他的信仰和回憶、他的藝術和熱誠。

聖神是生活是喜樂，是禮儀和舞蹈、果實和花朵，是子民的團結和子民與上主天主間的契合。

藉著抵押和保證、傅油和印記等聖神早已是我們的了。每日感恩祭便是聖神在我們的「預許之地」，獻上初熟之果。進堂、奉獻、歌唱、祝聖與祝禱，祭台上既有天主的出席，也有

人呈上大地的產物。今日所領受的受祝福的果實，有朝一日將大顯光榮，呈現出永保新鮮的初熟之果。

口渴的，來喝罷！

慶節末日最隆重的一天，耶穌站著大聲喊說：「誰若渴，到我這裡來喝罷！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說：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說這話是指信仰他的人將

要領受的聖神。聖神還沒有賜下，因為耶穌還沒有受到光榮。（若七 37—39）

該慶節稱為帳棚節，猶太人的三大慶節之一，一連慶祝七天。在這期間，耶路撒冷的全體居民，離城三十公里以內的以色列成年男子，另外加上沒有義務卻虔誠參與的男女老少，都聚集耶路撒冷，居住在帳棚內，以紀念祖先在曠野中的飄泊歲月，並感謝上主的照顧而克服了種種困難。根據肋未記的記載，「上主訓示梅瑟：你告訴以色列子民，七月十五日是帳棚節，應為上主舉行七天：……七天之久應住在帳棚內，凡以色列公民都應住在帳棚內，好

叫你們的後代知道，當我領以色列子民出離埃及國的時候，曾使他們住在帳棚內，我，上主是你們的天主。」

主要的禮儀在於人人手持棕櫚樹枝、柳條和葉密的大樹枝等，進入聖殿，列隊繞著祭台行走，手高舉樹枝；主禮司祭則以金質的水壺至史羅亞池取水，很隆重莊嚴地通過「水門」，群眾則歌唱依撒意亞的一句話：「你們要愉快地從救援的泉源裡汲水，」（依十二3）；司祭將水帶入聖殿倒在祭台上，肋未詩班便引唱聖詠（一一二——一一七），待唱至「他的仁慈永遠常存」時，群眾齊聲歡唱，轉身面向祭台，不停地揮舞著手中的樹枝，到達禮儀的最高潮。在沙漠中活過來的人，更能體會水的價值，真正會感激梅瑟擊石出水之事，同時也不忘祈求來年雨水充足，穀物得以豐收。

耶穌在這樣的慶節背景中，站出來「大聲喊」著說出對另一種水的渴求，這種水源自他的神性。若望宗徒曾斜依在耶穌懷裡，隨後又目睹血和水從他肋旁流出，深知耶穌心中之奧秘。所以他能將耶穌所說的活水詮釋為聖神。活水源自十字架上的犧牲，天主羔羊的肋旁。

希伯來民族視天主為「活水的泉源」（耶二13），換句話說那是最根本的恩賜來源，否則生命不能存在。「他闢開了岩石，使水湧出，在沙漠中好像江河流注。」（詠一〇五41）「猶大的一切河流必要湧流清水，從上主的殿裡將有一清泉流出……」（岳四18）。厄則

克耳的神視不但細節驚人，氣勢也壯觀：

他領我回到聖殿門口，有水從聖殿門限下邊湧出，流向東方，因為聖殿正面朝東；水從聖殿的右邊經祭壇的南邊流出。隨後他引我由北門出來，帶我由外面轉到朝東的外門。水從右邊湧出，那人手拿繩索向東走去，量了一千肘遂叫我由水中走過，水深及踝。他再量了一千肘，再叫我由水中走過，水深及膝。又量了一千肘叫我走過，水深及腰。他又量了一千肘水已成河，不能走過，水位高漲成了可供游泳的水，不能走過去的河。於是他對我說：「人子，你看見了嗎？」遂引我回到河岸。

當我回來時，沿河兩岸樹木很多，於是他對我說：「這水流往東方，下至阿辣巴而入於鹽海中，海水遂變成好水。這河所流過的地方，凡蠕動的生物都得生活，魚也繁多，因為凡這水所到的地方百物必能生存：：：沿河兩岸長有各種果樹，枝葉總不凋零，果實絕不匱乏，且按月結果，因為水是出自聖所，樹上的果實可當作食物，

枝葉可當作藥材。」（則四七1—12）

以水作為聖神的形象，真是再美、再有意義不過了。水自由流動，透明無瑕疵，在沙石間竄流舞動，山頭雲端都是它的出處，既有力量又極平靜，是大地的喜樂，是大自然的微笑。無怪乎在好些地方，河流是神聖的，大海讓注視它的人想到神明。聖神清洗淨化、驅策而振

奮、灌溉又注滿，他是聖化人的洗禮，推動人的力量。水是天主力量的象徵及其力量的盛載者。

水不僅使田野歡樂，也能使城市歡樂，「河流要使天主的城邑歡樂，即至高者所住的至聖居所。」（詠四六）。默示錄中的神視者，也被引領去觀看流水，湧自羔羊寶座的流水：「天使又指示給我一條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有如水晶，從天主和羔羊的寶座那裡湧出，流在城的街道中央，沿河兩岸有生命樹，一年結十二次果子，每月結果一次，樹的葉子可治好萬民。」（默廿二1—2）。默示錄的結束，也是整部聖經的結束，是聖神和新娘的先知性呼喊：「來罷，凡口渴的請來罷，凡願意的可白白領取生命的水。」聖神之水為靈魂解渴，其唯一的條件是人的心願。

我們每天都與水相碰，滋潤喉頭清潔皮膚，如果內心懷著詩意和信心，那麼如此的日常觸碰，也能變化為與聖神的相會，他是常在水面運行的。

微風與氣息

貝特匝達池中的水受到攪動，表示治病的聖神出席了；桑樹梢頭的搖動，那是給達味的一個訊號，表示上主在他前面出擊敵軍。風也是聖神的象徵標記，其實希伯來文和希臘文都是以同一字辭指風和神，這樣的巧合使我們在詩詞和神學性的隱喻中，將聖神說成風。

耶穌與尼苛德摩的對談就是這麼一回事，「風（神）隨意向那裡吹，你聽到風的響聲，卻不知風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由聖神（風）所生的就是這樣。」尼苛德摩一時腦筋轉不過來，頗為疑惑；耶穌便逗著他說：「你是以色列的師傅，連這事也不知道？」

不知從何吹來又不知吹向何處的風！隱密的啓發，溫和的勸說，新鮮而活動，氣氣和生命，微風與暴風，是舞動宇宙的一股勢力，又是輕觸皮膚的晨曦和風，有距離但卻親切，仁

慈卻又具壓倒性，總是在卻總是看不見。那一個元素能比風更足以代表我們生命中的聖神，那麼自由、有力、淵闊和相近呢？水和風兩者都是不言而喻的標記，最能道出上主之神在大地上的作爲。一陣風吹進屋子，聚集其間的宗徒們，全部充滿了聖神。聽聽聖經所敘述的風與聖神罷：

他來到那裡進了一個山洞，在那裡過夜，上主有話傳給他說：「厄里亞，你在這裡做什麼？」厄里亞答說：「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因為以色列子民背棄了你的盟約，毀了你的祭壇，刀斬了你的先知，只剩下了我一個，他們還要奪取我的性命。」上主吩咐他說：「你出來，站在山上、立在上主面前。」那時上主正從那裡經過，在上主面前暴風大作，裂山碎石；但上主不在暴風中。風以後有地震，上主亦不在地震中。地震後有烈火，但上主仍不在火中；烈火以後有輕微細弱的風聲。厄里亞一聽見這聲音，即用外衣蒙住臉出來站在洞口，遂有聲音對他說：「厄里亞你在這裡做什麼？」他答說：「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而憂心如焚。」（列上十九9）

— 14 —

天主躲在細弱的風聲裡，聖神總是很溫和地對待我們，有時我們簡直覺察不出他的出席和行動。是誰讓我們無意之間經驗一股莫名的喜樂，對未來的幸福也很肯定？誰使我們靈光

乍現，看到創造之美，看到生命的意義和上天之愛，一切如此清晰穩固呢？是誰在我們心中喚起友誼與信任之情；向我們啓示一張美麗的面孔、一顆高貴的心靈、一個值得奮鬥的人生呢？又是誰使我們開懷大笑、與人親近，在人類世界中活得自在？又是誰在我們眼前展現美妙的藝術作品、動人的音樂？又是誰使我們祈禱時經驗到一股暖流、對聖經的突然領悟、對聖體的確認？聖神的微風輕襲人心，使它的感受擺盪得像春臨大地時所產生的果實。

先知雖未在暴風中找到天主，聖詠作者可就找到了。風雨交加也是很適合的形象，顯示聖神主宰和管理的一面。每一種風都流露他的信息，微風和暴風可以互補，以表達那永遠表達不完的真相。

他使諸天低垂，親自降臨，在腳下密佈濃雲。

他乘坐革魯賓飛揚，藉著風的翼羽翱翔。

他四周以黑夜作帷帳，以含雨的濃雲為屏障。

閃電在他前輝煌，紅炭發出了火光。

上主由高天發出雷鳴，至高者吼出他的呼聲。（詠十八10—14）

在聖詠一〇四裡稱風為天主的「使團」，更親切的說法則稱風為上主的「噓氣」，萬物從中生成：

駕馭著風翼馳騁直前；發出暴風作你的使團，

你若隱藏面容，牠們便要恐懼，

你若停止牠們的呼吸，牠們就要死去，

就再回到牠們所由出的灰土裡去，

你一噓氣萬物創成，你使地面更新復興。

耶穌也曾向門徒噓氣，使他們「領受聖神」（若廿22）。耶穌的氣當然就是聖神，是出自他胸懷的溫暖和生氣，足以赦罪，將天主帶入人間，同時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奧體聖教會。圓滿的復活之主，相聚而相別、十字架而聖體、許諾而臨在。耶穌離去了，但他的氣息猶在，聖神猶在。不論是和風是暴風，是人心中的歎息或噓氣，都會讓人聯想天主的觸碰、永恆的力量、永恆的愛。

聖神是耶穌的遺產，父的報信者，聖三的連接者，亂世中的恩寵之風。

讓火點燃

水和風之後接著是火。五旬節時門徒所領受的聖神是以火舌爲象徵的；舊約中處處可見上主顯現時有火從天而降。火能象徵天主的認可，也象徵他的怒氣，但不論怎樣它宣報天主的到來，並給予他一個出席之形。同一首聖詠提及風和雲是上主的到來，也提及火和閃電，最終至高者帶著威嚴來拯救他的子民。

因為上主憤怒填胸，大地立即戰慄震驚，山基陵根搖撼移動。

由他的鼻孔湧出濃煙，由他的口中噴出烈炎，身上射出火炭。

他射出羽箭將人驅散；他發出閃電使人逃竄。

上主的呵斥一呼，鼻孔的怒氣一出，

滄海的海底出現，大地的地基露綻。

他由高處伸手將我拉住，由洪水之中將我提出；

救我脫離了我的敵手，擺脫了強於我的仇讐。

他們在我困厄之日襲擊我，然而上主卻作了我的城堡。

他引領我步入廣闊的平原，他因喜愛我而給了我救援。（詠十八8—9，15—20）

當諸天的上主帶著尊威駕臨，保護他的選民，將他們從敵人手中救出時，風、水和火都是護駕的。

在沙漠中引領以色列子民的雲彩，到了夜晚就變成了火，照亮他們。這是聖神所喜歡的行動之一：指引和保護。他的指引是一步一步來的，一天一天前進，有時該休息有時要快步走。他給的力量足夠每一階段使用的，並不需要預示最終的福地。在信仰的承諾中，我們走今日之路而不問明日之路，對雲彩與火柱都完全信任。火柱的出現給人安全感，讓人安心入睡。觀望它，是祈禱；隨它同行，是信仰。黑夜中的叫囂，使人警覺身處險境，野獸的攻擊，敵人的突襲，全身繃緊中，眼睛不自覺地便會往上看，去確定火柱在雲端。在！一切都可放心，安然入睡吧。以色列子民從有形可見的祝福標記中，學到了勇敢和信任。跟著雲柱走的民族是有福的。

火，因為它來自天上而閃耀發光；因為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成為上主的標記。尤其在禮儀中以火焚燒祭品，實是上主自己在焚化它，表示接受它且將它轉化為自己。一個原始、大膽但卻頗生動的圖像是，火「吞食」祭品，上主藉此而「滋養」了自己，並與眾人同桌飲食，藉此展現他和所有奉獻祭品的男男女女的友誼。人間的宴席，天上的禮節。有一種古老的觀念，認為人的胃裡有火所以才能消化食物。不論是何種文化何種圖樣，火都是重要功能，在宗教禮節上則象徵和合與轉化。

祭壇上的火應常燃不熄，司祭每天早晨應添柴，放上全燔祭祭品，焚燒和平祭犧牲的脂肪，祭壇上的火應常燃不熄。（肋六5—6）

在特定的訊號中火從天降下，表示天主之手在點燃，焚燒了祭品表示他的接受。人們在赤裸的祭台上獻祭，祈求並平息上天因人的罪而產生的傷痛，在熱切的期待中，上天的回答來了，天空響雷閃電，祭台上著火了，祭品被燒了，男女信眾俯首稱謝。

亞郎向人民舉起手來，祝福了他們，當他獻完了贖罪祭、全燔祭及和平祭之後，就由祭壇上下來。隨後梅瑟和亞郎走進會幕，待二人出來祝福百姓時，上主的榮耀顯現給全體百姓。由上主前出來了火，吞噬了祭壇上的全燔祭品和脂肪。全體百姓見了，齊聲歡呼，俯伏在地。（肋九22—24）

一般的祭獻中，司祭可以留下部分祭品作為食糧，而這樣做是合乎法律要求的，但全燔祭就不同了，它指的是全部祭品直接歸屬上主，所以必須全部焚化，顯示它的價值和重要。可惜，聖殿司祭並非個個遵奉法規，貪欲之心使得他們專橫地竄改禮節，令上主天主極為傷感，像厄里的兒子所做的就是這樣：

厄里的兩個兒子原是无惡不作的人，不懷念上主，也不關心司祭對人民的義務。若有人來殺牲祭獻，到煮祭肉時，司祭的僮僕便來，手持三齒叉插入鼎裡、鍋裡、甑裡或鑊裡，凡又上來的司祭就拿去自用。他們常這樣對待所有到史羅來的以色列人。甚或在焚化油脂以前，司祭的僮僕來對獻祭的人說：「把肉給司祭去烤罷，他不向你要求熟肉，他要生肉。」如果有人答應說：「先得將油脂焚化，然後你可隨意拿去。」他必答說：「不，應該立刻給我，不然我就來搶。」這兩個少年人在上主前犯的罪極重，因為輕視了獻於上主的祭品。（撒上一二12—17）

全燔祭的含義對我們很有用，一切全歸屬上主，不得吝嗇，不得有所保留，要慷慨而徹底的給，任由火發揮它的作用，讓我的思想、行動和意願，全都在生活中燃燒成向天主致敬的敬禮。生活中不向天主作任何的討價還價，一切都在祭台上，是真正的臣服。全然獻上的人，內心會有一種深度的平安。我們的痛苦往往就是因為奉獻時打了折扣，躊躇、猶豫、疑

惑、不滿意等常會折磨我們。嘗得全燔祭的個中三昧的人，真有福氣！

火試驗並淨化，「金銀在火裡鍛煉，天主所喜悅的人，也應在謙卑的火爐中鍛煉。」（德二5）。坩堝將金子和渣滓分開，痛苦能磨鍊一個人，淨化他的心。平順的生活不易讓人發覺潛力，平庸的人走過了一生，卻未能體會生命的價值。若有不幸事故發生了，便逼迫人去測試他的耐性，呈現他的勇氣和精神。衡量痛苦的意義，其秘訣就在於此，進而便有力量面對它。不論是怎樣的痛苦，我們都視它為從天降下的火，足以鍛鍊內心的金子，這真是生活的一大秘訣。

「我們的天主實是吞滅的烈火，」舊約新約都有這麼一句話，它表示天主是個極專情的情人，要他的子民放棄其他所有的神祇，完全愛他並追隨他。梅瑟向以色列子民扼要說完往日的事蹟，接著便說：「上主爲了你們的緣故，對我發怒起誓，不讓我過約旦河，不許我進入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作產業的肥美土地：：：你們應謹慎，不要忘記上主你們的天主與你們所訂立的盟約，不要製造任何形狀的神像，因爲上主你的天主是吞噬的烈火，忌邪的天主。」（申四21—24）

天主愛人是不容許有對手的。火促成全面的奉獻，是相互歸屬的媒介和證人。火的燃燒和烙印，就像雅歌中的陽光曬黑了新娘。在詩詞的應用上，火與愛是相應和的。

耶穌說他來是「爲了把火投在地上」，而且還急著要它燒起來。這個火說出了整個救恩史：淨化、決定、受苦、歸屬、愛。洗者若翰說耶穌要「以聖神及水洗你們」，因爲他已預見火的救援力量。聖神就是火，凡他所觸及的，都能加以熔化且在愛的禮儀中使之成爲神聖的，洗禮就是這個意思。

從沙漠中的放逐和流浪，直到宗徒頭上的火舌，一路走來，他都在等著我們。

基督愛自己

如果說我們對聖神之恩的數目搞不清，那對他的果實才更難數清呢！按拉丁版本，保祿書信所提的是十二項果實，但希臘版本卻只有九項，數目擺不平。其實保祿所用「果實」一辭，取的是單數而非複數。換言之，他心目中所想的只是一個完整的收穫，聖神入主人心後的最終效果。聖神是致一而不可分割的，但卻以多重姿態表彰自己，保祿一時間列出了九種，後人增加為十二，無可置疑地是因爲十二是個聖經數字。例如以色列子民十二支派、主的十二宗徒、天上耶路撒冷的十二座門等。如此的數字遊戲，古代人是很自然地接受的。

保祿原本所開列的是：「聖神的效果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迦五22）。充滿生機的辭彙，神聖的連禱辭，行動的程式，永恆的景象。

這些特徵一則說明聖神入主人心後的效果，一則也在說明聖神，並使我們更能親近他；而如此的親近正是人神共同熱中的靈性目標。

果實是從內部成熟的，穀物的成長始自埋在溫暖的地裡的種子。聖神在我們內是人盡皆知的，關鍵點在於我們要讓他長出來，讓他開花結果。保祿在述說了聖果實後，接著表示「如果我們因聖神生活，就應隨從聖神的引導而行事。」讓我們本著基督徒的信念，在行動中展現聖神，呈現聖神的果實。

重要的倒不是汗水與奮鬥，而是信仰和依靠；倒不是人爲的努力，而是恩寵的祝福；並不需刻意去做什麼，而是隨緣相遇。要知道時間和季節，依靠日光和雨水，也要懂得如何等待。當然，總是會有事要做的，就像農夫的耕作那樣；但是心中宜常記住大地生產的第一規則，成長由內裡生出，眾生有其自然的途徑。工作而不焦慮，勞動而不緊張。

第一項聖神的果實是愛。「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到我們心中了。」（羅五5）。給與聖神者給予愛，「天主是愛」，這個我們都知道也都接受。如今我們要好去做、認真去做的，是去感覺到那股愛由我們的內在生出；我們不要以意志力勉強自己去愛別人，以滿足完美的倫理要求，而是讓內在的愛，經由聖神的運作，衝破我們的自私、羞澀，除卻我們的偏見和別的障礙，然後從我們的姿態、言詞、行動中，自然表現愛和服務；

週遭人內心的愛，也因此受到激動而相互回應。

愛是不能強求的，它是產生出來的，它喚醒、它萌芽，它是聖神的雙翼在我們內拍動；而愛的技巧便在於辨認並尾隨這些拍動。如果說我們的愛表現不佳，那是因為我們感受不到內心的聖神，不會順從他的推動，恩寵的時機到來時，便不會打開心門走向他人。愛臻完境的最佳途徑便是在愛中看到聖神的果實。

泰戈爾曾表示過，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是無限的，而神明、那永恆的橋樑沒有架設其間的話，人與人將永遠不能相會。

我們認為人與人都是相近咫尺的，大家一起工作、遊戲、交談，我們生活在一起。離人遠的是天主，我們無法直接碰到他，只有經過身邊的人，方能到達那遙遠的他。既然不能直接碰到天主，因此我們努力服務人，希望天主將這些服務視同身受。就這樣由近及遠，由服務人而至事奉天主；由此上到天上，一生逐步走向那遙遠的冠冕。「看得見的弟兄你都不愛，又怎能去愛那看不見的天主呢？」

這些都是真實的，我們的努力是實在的；只是如今另有一道新光，來改變我們的距離感，並幫助我們多努力。近在咫尺的是天主，遙遠的是人。我們不再從人走向天主了，而是從天主走向人。一個人即便坐在我身旁，他仍是個陌生人，我碰不到他的心靈，他的感情，也不

知道他在想些什麼。心和心之間是天文距離，信息以光年來傳遞；收到了信息不見得就讀得出來，又怎能談到交通呢？只有靠無所不在的天主，以他的無限性填充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讓人與人在他的懷抱中相會。人最終是在天主內彼此相遇的。

兩串葡萄懸在同一的藤上，彼此的交流來自樹幹中的汁液，經過同一分枝而輸給它們。如果摘下這兩串葡萄，置於同一籃子，它們不再交流相通，彼此變成陌生者和對抗者，外在的擦撞會損壞多汁的果子。

人與人的根本相遇是經過那棵葡萄樹，我們全是那樹的枝椏，從中汲取養分。天主的出席使我有生命，同一個天主也出席在別人身上，使他們生靈活現。因此我便在天主內找到他們、認識他們、關懷他們。將人聯合在一起的這分情是由內而發的，就是葡萄樹的汁液、天主的行動、聖神及聖神的果實。人與人日日相遇，彼此關懷而團結，靠的就是這個。我們是同一株葡萄樹上的葡萄。

好些素昧生平的人，但各自都在追求靈性之發展，突然相遇，彼此會有一見如故的親切感。這樣的感覺是正確的，這些人是懸在同一枝椏上的串串葡萄。

聖奧斯定用簡短而有力的一句話，說出了基督徒之愛的深度，他說：「基督在愛他自己。」保祿曾說：「基督住在我內。」既然他住在我內，他就愛在我內；從我內心發出的

愛流向你，而基督也是住在你內、愛在你內。「基督在愛他自己」。

他付出他接受，他啓發他推動，他開始他收尾。天主的愛在自己內流轉，也反映於大地。人心中最高貴的價值和最高貴的感受便是：愛出自天主，愛即是天主在我內。

愛是聖神的第一果實，愛之所以有其尊嚴、有其深度、有其神性，就是因為它是聖神的出席及行動的後果；這樣的愛也喚醒我們的責任感，我們所擁有的和行使的都是天主的愛。

常喜樂

五旬節聖神降臨之日，那群人都被視為喝醉酒了，伯多祿則懷著當天所經驗到的新喜樂，帶著幽默的口吻回答說，喝酒還太早，才是「白天第三時辰。」耶穌的門徒個個興奮喜樂，讓好奇的人聯想到酒及其效果。聖神來臨時，為人帶來喜樂，說得確切些，他就是喜樂。凡是敞開心扉接待他的人，便享受到喜樂。喜樂是聖神的第二果實。

以一個小問題作為起步：最近的一次開懷而笑是什麼情形？最近的一次不期然的哈哈大笑是什麼時候？我指的不是淺淺一笑，或胡鬧時狂笑；而是真誠地、發自內心的笑，感動全身的幸福之笑。有人經年累月也未曾有過真正的開懷大笑，有人則早已忘了開懷大笑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會有禮貌的笑、尷尬的笑；對別人的笑聲，皮笑肉不笑地回應一下的笑。但那

種孩提般的天真無邪的笑，從內心散發一種震動的笑，已被呆板乏味的的生活所埋沒了。

當然，我們並不需要經常放聲而笑，但多少總應該常持平和平滿足之心，展現隨愛而來的聖神果實的喜樂之氣。聖多瑪斯以其學者的權威曾說過：「緊跟在愛心之後的是喜樂。」一位印度大師眼見一名弟子愁容滿面，便對他說：「或是改變表情，或是另請高明。」因為他不願師門因此而受辱。保祿宗徒曾說：「不要叫天主的聖神憂鬱。」（弗四30）一張正顏厲色或愁雲密佈的臉，是不會讓聖神舒服自在的。內心果真有天主，臉上自應有所展現。我們這些身為修道的人，不妨常常對著鏡子，看看自己的神情；我們感嘆青年男女不熱中教會或修道生活，沒幾個人願意去叩修道院的門。然而，他們在我們身上看到的是什麼樣的神情呢？一張怎樣的臉呢？

職業笑容、市場笑容、推銷員的笑臉，受雇一天笑上幾個小時，以贏取購買人潮。社會上偽裝的笑臉處處都是，我們已面臨喪失天真自然的、喜樂的笑的危機了。我們有責任將真誠的笑、真誠的快樂還給人間。這也是聖神的工作之一，我們是他的使徒。

以色列子民從埃及返鄉後，重建了聖殿，再次宣讀了法律書，王國建立了。百姓在緬懷既往及迎接新情勢的壓迫下，領導者必須為他們訂定新的思想和行為準則。新規律中要求百姓要喜樂，這是得以存活的基本元素之一：

乃赫米雅省長、厄斯德拉司祭兼經師和教導民眾的肋未人，向民眾說：「今天是你們天主的聖日，你們不可憂愁哭泣！」因為全民眾聽了法律的話，都在哭泣。

因此乃赫米雅又向他們說：「你們應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且贈送一些給沒有預備的人，因為今天是吾主的聖日，不可憂愁，喜樂於上主就是你們的力量。」

肋未人也安慰民眾說：「你們要安靜，今天是聖日，不可憂愁。」民眾遂去吃喝，且贈送一些給他人。大家異常歡樂，因為都明白了向他們講的話。（厄下八9—12）

喜樂於上主是我們的力量，悲傷憂愁是寫不出好歷史的。我們在基督內的歷史充滿喜樂，路加這位聖史大筆一揮言道：天使告訴匝加利亞，「你的妻子依撒伯爾要為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若翰，你必要喜樂歡躍，許多人都要因他的誕生而喜樂，因為他在上主面前將是偉大的。」天使對瑪利亞說：「萬福（喜樂吧！）充滿恩寵者。」瑪利亞對著依撒伯爾說：「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門徒首次佈道歸來時是「歡喜地歸來」，耶穌看在眼裡也「因聖神而歡欣」（十7—21）；百姓眼見耶穌「所行的種種輝煌事蹟，莫不歡喜。」（十三17）一個罪人的悔改，天使和天主都歡喜（十五7、10）匝凱「喜悅地」接受耶穌（十九6），耶穌榮進聖城，百姓「都歡欣地頌揚天主」（十九37），耶穌復活後顯現給門徒，他們「歡喜」而又「不敢信」（廿四41），叩別升天的耶穌，他們

「皆大歡喜地返回耶路撒冷」（廿四 52），這句話也是路加福音的結束之言。

路加寫宗徒大事錄，便把耶穌一生的喜樂注入他的奧體，即他的教會。初期教會的心境是喜樂，就像一個正常健康的生命一樣。

聖神降臨之後，第一個基督徒團體誕生了，「每天都成群結隊前往聖殿，也挨戶擘餅，懷著歡樂和誠實的心一起進食。他們常讚頌天主，也獲得全民眾的愛戴，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會眾。」（二 46—47），伯多祿和若望在痛苦中歡樂，「他們歡歡喜喜地從公議會出來，因為他們配為這名字受侮辱。」（五 41），斐理伯在撒瑪黎雅傳道，「城裡的人皆大歡喜」（八 8），他給太監付洗後，太監「喜喜歡歡地往前行自己的路」（八 39），巴爾納伯到達安提約基雅，照顧希臘人的皈依時，「看見天主所賜的恩惠，就很喜歡」（十一 23），非猶太人聽保祿和巴爾納伯說救恩同樣也是為他們的，就「都很喜歡，讚美主的聖道」（十三 48）。喜樂激發喜樂，因此保祿和巴爾納伯「由教會送走，路經腓尼基和撒瑪黎雅，沿途敘述外邦人歸化的事，使眾弟兄非常喜歡」（十五 3）。宣讀了會議的論文，表明成爲一名基督徒是無需受限於梅瑟法律的，「人們讀了，對這勸慰的話都十分歡喜」（十五 31）。獄警想要自殺時，被保祿勸阻，並向他介紹了主耶穌，獄警「遂領他們到自己家裡，擺了宴席。他和全家因為信了天主而滿心歡喜。」（十六 34）。

按照路加的編寫法，信仰之路中的每一里程碑都是喜樂。這份喜樂絕不可在我們身上中斷。聖神的果實喜樂，陪伴我們走信仰之路，引著我們走向生命之門，最後帶領我們進入永恆的喜樂中。

無怪乎保祿宗徒以一句話綜合他的信息：

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斐四4）

大地平安

喜樂的最高點是平安。平安是熱情的一種靜靜的延續，是衝動後的持恆穩定，是日日表達天使的語言。我們不可能經常待在大博爾山上享見聖容的，總是要下山面對無可避免的現實，生活有高潮低潮，情緒也有高潮低潮。有些時日甚或某個生活階段，讓人難以把持信仰中的喜樂，它全被生活中無法避免的困苦掩埋了。喜樂雖然會褪色，但平安卻能常在。心靈的平穩是反映在身體姿態上的，一張從容自在的面孔，流露的就是穩定的心性。身體和心靈一起與周遭的種種相協調。聖神的第三個果實是平安。

有些人自然散發平安之氣，你一接近他便能感覺到一種脫俗的穩定，讓你也安定下來。他們是亂世中的平安核心，和藹地提醒大家，痛苦困境是會結束的，總有雨過天晴時。總之

日日隨遇而安，不必任由任何撞擊碰碎那根平安柱。

人心中的平安計有三個層面。首層是與天主之間的平安，這也是一切平安的基礎，無法取代的基礎。耶穌從天父那兒帶給我們的就是「太平於地」，在兒女與父親的關係上，認清自己的限度與缺失，而信靠於父的體諒、慈悲和愛護。耶穌本人就是「和平的君王」，也是「我們的和平」，他宣講的是「和平的喜訊」（宗十36）。

第二層次是與天主建起平安之後，去和別人建立平安。聖神果實的社會向度，不論在家庭、社會和整個人類生活中，都是必須有的但也是相當困難的。人生途徑充滿著分裂、誤解、不信任、競爭、敵對等，使我們總覺防不勝防，不停地要加以保衛防範。夢想人間有平安，是人類歷史上極艱鉅的工作。

面對困境，一邊念著自身之藐小，一邊念著自身的責任，我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我可從小小的生活圈子裡，培養平和之氣，然後以此為定點，展望並祝禱全人類的平安。首先讓與我接觸的人，覺得我沒什麼可怕，沒什麼好防備的；讓人們從我的神態看到我內心的平和，看出我不僅不是他們的競爭者，反是他們的朋友和助手。耶穌稱「締造和平」者是有福氣的人，他們是「天主的子女」。平安是一神恩，它激發信心、減少傷痕、柔化粗魯、點燃笑容。它是人受考驗時，聖神所給的祝福。

平安的第三層面，也是最難守住的一層，便是要跟自己過得去。與自己和平相處，實是填補人心最深的界線。人有實際的分裂狀況，雙重人格彼此抗衡。每個人的內心都像個戰場，身體和心神、老舊的和新的、天真與邪惡、幼稚與成熟、文雅與野蠻，數不完的自我分裂和衝突。有心改善是值得讚賞之舉，但因此而必須唾棄現有的我，這就不是可讚賞的了。怨自己、挑剔自己，它所能造成的傷痛遠超過外力所能給的。別人不接受我時，我仍能自衛而穩定不移；但如果我不能接受我時，那就無地自容、無所適從了。接受自己與姑息自己是不同的，不是任性而不求長進。接受自己可說是和自己簽下一紙和平協約，承認自己的缺失，對重複犯錯的自己要有耐心，總不放棄自己。這樣的一種自我合一，轉化爲意識行爲的表現，那麼我的自我和平就紮紮實實地建立住了。

個人的自我整合是人格上的最大成就，內心的平安則是通往成就之路。保祿宗徒也勸告信友，要讓平安在人心作主。平安主導了我們思想和感情時，我們就能跟自己過得去。不再常分裂而是一個和合的個體，也就無往而不利了。

有了天主、他人、自己三層次的平安，接下來自自然然便是擁抱宇宙大地，不論是靜態的是動態的，我在宇宙間與宇宙和平相擁。這也是天下人所共享的一份生命的召喚。

保祿宗徒稱天國是「平安以及在聖神內的喜樂」（羅十四17）。「願賜平安的天主與你

們同在」(羅十五33)，是他慣常用的祝禱詞。但願我們的生活中真能呈現聖神的這個果實。

忍耐

「忍耐」一辭竟然被列為聖神的第四果實，原因是聖經中常以此辭彙指天主對人的耐性。天主對自己所創造的男女極具耐性，容忍人的缺失，任由他們在大地上繁衍成長。伯多祿認為諾厄方舟就是出於天主的耐性，才得以建造的（伯前三20），保祿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表示天主「曾以寬宏大量，容忍了那些惹他發怒而應受毀滅的器皿。」（羅九22）而他本人找到了正義之路，也是基於耶穌對他的耐心。（弟前一16）。

有耐心的聖神入主我們心中，我們就必須向他學習，對週遭人要有耐心。保祿說：「我這在主內為囚犯的懇求你們，行動務必要與所受的寵召相稱，凡事要謙遜溫和、忍耐並在愛德中彼此擔待，盡力以和平的聯繫保持心神的合一，因為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一

個主，一個信德，一個洗禮，只有一個天主和眾人之父，他超越眾人，貫通眾人，且在眾人之內。」（弗四 1—6）在一個身體、一個聖神的致一基礎上，建起和平，但一定要注入牧靈的關懷和神學深度：

∴∴∴ 穿上憐憫的心腸、仁慈、謙卑、良善和含忍。某人對某人有什麼怨恨的事，要彼此擔待互相寬恕，就如主怎樣寬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寬恕人。在這一切之上尤其該有愛德，因為愛德是全德的聯繫。要讓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主，你們

蒙召存於一個身體內，也是為此，所以你們該有感恩之心。（哥三 12—15）

這段話說出了聖神果實的一貫性，平安、仁愛和忍耐。在團體中、教會內結出這些果實，能將我們引向互信與互愛，但基礎在於包容和忍耐。人與人相處的時間越久，相處的距離越短，彼此的不耐煩、彼此的干擾和裂痕也越多。關係繼續存在，只是關心和讚賞卻被平日的衝突遮掩住了。

相處平順的方法很多，溝通、交談、傾聽、體諒等等不一而足，但若真要它有效，必須先有包容、忍耐為基礎。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所以我們不論對人、對事，都要有逆來順受的包容心。人生旅程中需要忍耐，耶穌在路加福音中明示：「你們要憑著堅忍，保全你們的靈魂。」（廿一 19）；另外在撒種比喻中也說明「以堅忍結出果實。」人生是靠時間來展

現的，稻穀是慢慢長成的，自然界有它的節奏，季節也定時變換。聖神的果實也是有它的成長時序的，因此忍耐是需要的。

直到主的來臨，應該忍耐。農夫是多麼忍耐期待田地裡寶貴的出產，獲得時雨和晚雨。你們也該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的來臨已接近了。不要彼此抱怨，免得遭受審判：：：應拿那些曾因上主的名講話的先知，作為受苦和忍耐的模範。我們稱那些先前堅忍的人是有福的，約伯的堅忍，你們聽過了，上主賜給他的結局，你們也知道了。上主是滿懷憐憫和慈愛的。（雅五7—11）

忍耐是信與愛的具體果實，它使我們在愛中開花結果。

良善溫和

當我們的救主天主的良善，和他對人的慈愛出現時，他救了我們，但不是由於我們本著義德所立的功勞，而是出於他的憐憫，藉著聖神施行重生和更新的洗禮救了我們。這聖神是天主藉耶穌基督豐富地傾注在我們身上的，好使我們因他的恩寵成義，

本著希望成為永生的承繼人。（鐸三 4—7）

行善、做好事並不難，問題在於是否懷著溫和慈悲、體諒而細膩的心去做我們該做的事。往往我們堅信自己是對的時候，對那些所謂是錯的人，就顯得無禮和不耐。我們應在愛中持守真理（弗四 15），對每一個人都應給予完全的尊重，而此尊重必須從辭句、聲調、姿態等表現出來。真理中少了愛，也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和可信性。入駐我們心中的聖神，教導我

們在堅定中懂得圓融，自己的固然要堅守，但對待異己卻要誠摯而謙和，這樣才能碰到今日的社會人心。

謙和並非懦弱，戶籍記中說梅瑟「爲人十分謙和，超過地上所有的人。」（十二3）如此謙和者卻能面對埃及法老，帶領一個民族，當這民族轉向外邦神祇時，他又能在西乃山下大發雷霆。耶穌也自稱是「良善心謙」者，但他的謙和並不阻擋他在聖殿發威，揭發經師和法利塞人的虛偽，以及當面指責門徒的錯誤。謙和也不是猶豫不決，圓融也不是雙面人。聖神帶給我們的是一種中庸之道，平衡我們的緊急與遲緩、熱心與耐心、真理與慈愛。待人尊重，凡事隨緣。

保祿深知自己的個性，給格林多教會寫信也無所避諱：「你們願意怎樣呢？要我帶著棍棒到你們那裡去呢？還是懷著慈愛和溫柔的心腸到你們那裡呢？」（格前四21）；但他第二次寫信時卻說：「我保祿——那在你們中間對面時就謙卑，不在的時候就膽大的——親自藉耶穌的溫和良善勸告你們：：：。」（格後十一）他以耶穌之德克制了自己的脾氣，在那些批評他的人面前，以言以行留下榜樣。爲了紀律和服從，他可以義正辭嚴地指責的，但保祿學會了緩和自己的反應和情緒，做了該做的事，卻沒有製造傷害。從長遠看，溫和之道是更有效用的。

雅格伯宗徒則選用了「柔順」一辭，似乎含有「受教」的意思。「人的忿怒並不成全天主的正義，因此你們要脫去一切不潔和種種惡習，而以柔順的心接受種在你們心裡，而能救你們靈魂的聖言。」（雅一20—21）一生好學不倦是一項難能可貴的美德，而這需要聖神來打地基並助其開花結果。人生本就是活到老學到老的，學習是靈性成長之路。好學是基於謙虛、好奇、開懷和勇氣。這些都是小孩的特性，他們要求知、要探索、要揭開真相；孩子不停地問，也非常感激大人為他們提供的答案。成人的不斷精進也就是這樣的一條路，常常開放自己，接受聖神的教導。

山中聖訓的真福之言中，溫和良善是福氣之一，這樣的人能夠承受大地。純樸之心能贏取他人的喜愛，這便是真正承受了大地。

善良忠信的僕人

農夫想要收成好，必須先用心耕種栽培。不論晴天雨天，他都必須每天下田，注意天時和地利。農夫善待田地，田地也就善待他，回報以豐富的收成。

忠心善待是維繫諸美德之德，聖神留住其間的人，自會變得忠實可靠而穩定。說出的話不會被吞噬，開始的工作不會半途而廢，忠實而持續，最終的果實才結得出來。難怪保祿的聖神果實清單上，列有忠信一辭。

致希伯來人的書信中，有一段強勁有力的話，值得我們三思。信中指出一些已經享有聖神的人，又走入歧途而不知返，因而提醒我們要忠於信仰生活：

讓我們擱下論基督的初級教理，而努力向成全的課程邁進，不必再樹立基礎，講論

悔改、死亡、信賴天主，以及洗禮、覆手、死者復活和永遠的審判等道理……的確那些曾一次被光照，嘗過天上的恩賜成了有分於聖神，嘗過天主甘美的言語及未來世界之德能的人，如果背棄了正道，再叫他們自新悔改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親自又把天主釘在十字架上，公開加以凌辱……。

親愛的諸位，我們雖這樣說，但卻確信你們將有更好的表現，更接近救恩。天主不是不公義的，會忘掉你們的善工和愛德，即你們為了他的名在過去和現在，在服事聖徒上所表現的愛德。我們只願你們每一位表現同樣的熱心，以達成你們的希望，堅持到底不要懈怠，而且要效法那些因信德和耐心而繼承恩許的人。（希六1—12）

保祿的警言未免有點過分，但是我們對自己每時每刻的行為，確實負有完全的責任，這點認識是重要的。缺失與軟弱當然是難免的，但信仰的基本規條和基本的價值等，總要持守不放。這一層要求一顆絕對忠信不二之心，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沒有兩種忠實同時共存的。人心只能歸屬一個主人，全心服侍到底。

保祿的嚴詞往深處看，倒也頗安慰人心的，因為那表示天主對我們可是認真的，他並不是不在意我們對他的態度，他要確定的是我們的忠實。如果他並不很在意我們，他也就不會那麼死心眼地警告我們。他像個嫉妒的追逐者盯著我們，正是因為他很在意我們的一份情。

新約中的這段話，可說是整部舊約史的回音。天主揀選了以色列子民，疼愛他們，也希望得到他們相對的回應，捨棄一切的偶像崇拜。所以他不停地請求、堅持、警告、威脅、懲罰、獎賞、承諾，反正能做的全做了，但總是尊重人的自由，藉以確定選民的忠信。

我們生活中也各有偶像，天主非常清楚。它們並非一具具的台像，它們可能是金錢、地位、名聲、逸樂等，我們一旦執著於這些，信仰生活中的原始忠信就褪色了。所以我們需要不停的警言，提醒我們天主愛我們，也等著我們的回應。

以色列子民雖有不忠之時，但上主總是忠實的。上主這份不可動搖的忠實，由舊約延至新約，給予我們極大的保障和安慰。「如果我們與他同死，也必與他同生；如果我們堅忍到底，也必與他一同為王；如果我們否認他，他也必要否認我們；如果我們不忠信，他仍然是忠信的，因為他不能否認自己。」（弟後二11—13）；「那召叫你們的是忠信的，他必實行。」（得前五24）；「主是忠信的，他必堅固你們，保護你們免於凶惡。」（得後三3）；「你應當忠信至死，我必要賜給你生命的華冠。」（默二10）

在這個人與人之間已不再相互信任的世界，聖神使我們激發信任，忠於天主，也忠於周遭的人。今日世界需要大量的祝福，重建生活中的互信，為一個新社會奠基。

忠信的回報是持久的，它為大地帶來興盛，又能從上主那兒獲得永久的喜樂。

良善忠信的僕人，
進入你王人的福樂罷！

中庸之道

保祿開列的聖神果實名單中的最後一項是「節制」，這個辭彙很不錯。但要小心，節制不要變成自我控制而將天主的恩寵置諸腦後，這可不是保祿的意思。其實這最後的一項果實是前面各特徵的平衡，人內心的一種平衡，與周遭人事物之間的一種平衡；是思言行爲上的一條中庸之道。這中庸之道指得是對事物分寸拿捏穩妥，在喜與憂中站立穩定，不爲情緒所擾也不會怠惰不前。在錯綜複雜的現實生活中，守住中庸之道，這是最終的聖神果實。

我們經常是在兩極端上擺盪，都要或都不要；古道熱腸或大失所望；成功或敗北；今天全心支持，明天全部反對。在兩極的擺盪中，使生活呈現事倍功半的苦狀，假如我們懂得中庸之道，生活之旅就平穩多了。極端行爲也有它的意義，其實我們都曾受其惠的。一鼓作氣

的衝勁能震動我們的慣性，將我們推上冒險犯難之途；否則我們總是裹足不前的。但是極端性的行為缺乏定性，蜜月期很快就會過去的。接著而來的便是困難、危機、乏味等現象，我們的情緒也不自覺地夾雜其間，起伏不定。

生活中的這些起伏，阻礙我們的前瞻。人生旅途上最重要的事，便是在十字路口上看得清楚，能辨識出正確的方向；如果看得不夠清楚，腳步就踏不穩。但外在環境的複雜和內心情感的混雜，使我們不容易看得清楚明白。我們訂定了目標，可是姿勢、平衡力、瞄準和扣板機等過程，會使我們未能命中目標。要能看得清瞄得準，我們必須先站得穩，也就是說先踏上中庸之路。

明辨取捨的大師便是聖神。正確的判別需要明視距離，聖神提供的就是這個，他以天上的和人間的、理論的和實際的焦距來對準問題，揭示答案。攝影師按下快門之前，必先調整鏡頭；演奏者也必先調準樂器的音調；工程師建設之前先打地基；同樣我們在判別之前要先平服自己的心靈。聖神的工作就在此，清理平服我們的心思，然後讓我們去迎接新的選擇。

我們是個成見包袱，自私、恐懼、習俗和社會風氣等，促使我們事先選定一些態度、信念或行動方式，當然這些都是較對我們胃口，也合乎社會潮流的。往往我們認為是項個人的選擇，其實那只是無形的內外壓力在我們心中所形成的後果罷了。唯有聖神能給予我們排除

恐懼和成見的真正自由，去行使真正的選擇。

如果說私人生活中的選擇不容易，那麼在社會上的選擇就更難了。成見的累積、利益的衝突、偽裝的蒙蔽等，在在需要聖神來澄清，也需要他的勇氣。如果我們有心幫助一些機構組織，跨出呆板的慣例，面對新挑戰，開闢新途徑，更能造福大眾；那麼我們必須先讓自己在選擇上是自由自主的，然後方能以這樣的自由和別人溝通，和別人共享聖神的引導。

中庸之道能助我們在信仰和服務上，作經年累月的長途旅行，在作選擇前看得清，選擇時從容不迫。一切順遂時，別忘了逆境會到來；深陷逆境中也別忘了總有雨過天青時。並不是否認喜樂或痛苦，只是設法軟化其邊緣。船向一邊傾斜時，便在另一邊加重量以求平穩。節制之德，聖神的專利工程，日常生活的實際功課，是聖神果實名單的必要的結尾。保祿開列完這些果實之後，結論說：「這樣的事並沒有法律禁止。」（迦五23）。這句話可以說正道出了他個人從梅瑟法律走向基督徒新視野的掙扎和自由。

來自高天的能力

我要把父所恩許的，遣發到你們身上；你們應當留在這城中，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來的能力。（路廿四49）

耶穌以這樣的話向門徒宣示聖神的來臨。父的恩許，一言以蔽之就是能力。歷來的統治者都濫用了能力此二字，如今在耶穌的口中，這兩個字又回復了它原有的單純和偉大的意義。用來陳述天主臨在人身的威嚴，他的臨在是積極而充滿活力的，給人生機，展開遼闊的信仰視野，給予日常生活所需的恩寵和展向永恆的希望。天主是全能的，凡是他作為自我彰顯之處，必然感受到他的能力，他是大自然之主、人類之主，他的主權充滿宇宙乾坤。

這股大能之力稱之謂聖神，他要「武裝」宗徒們，使他們的工作順遂，他們的努力建功。

「自高而來的能力」，人分享神的資源，創造之功仍在今日歷史中持續，天國在神秘的宇宙中誕生，天主經由耶穌來到世上。「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你。」（路一 35）希伯來文的平行語，在天使的話中將聖神與至高者的能力，等同為一。聖神到人間來要做事，就是帶來至高者的能力。

聖神需要持續不停地到來，因為工作在繼續著，困難也隨著在增加。有時我們似乎完全沒有那股來自高天的能力，我們浮游不定，也沒有控制情勢的能力，改善社會的計劃擱淺了，彼此合作迎向幸福之路也不會走了，也不知道如何幫助別人走了。眼見社會風氣日下，道德淪喪價值觀低落等現象，我們只有感嘆而無能為力。這真是「對你殿宇所懷的熱忱，把我耗盡」的人的悲哀。

基督的追隨者，懷著最好的心腸、最大的努力，卻是毫無展望地撞向一片問題城牆，重重問題包圍住人類，且又公然拒絕解圍之道。饑餓、恐怖主義、疾病、無神論、貶低生命價值和行為標準。這種種惡勢在增長而我們卻無能為力，生活的基礎逐漸鬆懈，為社會的每一個個體，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悲觀的烏雲籠罩著今日世界，一面是邪惡的威脅，一面是無藥可救。

事實上我們擁有救藥，我們有天主，有福音，有恩寵，有教會引導善度今生並迎向來生。

不過，付諸實行時，我們也深知自己的有限度。信仰能拯救人，然而我們的信仰似乎沒有這個力量。切斯特頓（Chesterton）以他慣有的機智曾表示，沒有人能說基督信仰已失敗了，因為至今仍未有人試用過它。我們都是半瓶子水的基督徒，帶給這受傷的世界也只是半瓶藥水，我們的努力徒勞無益也就不奇怪了。真正的治癒在於全盤的投入和完全的相信，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缺乏力量，足以鼓勵支持浮游者走上正途。

初期教會中，聖神的行動是顯明可見的，信友們也因他的實際效能而強化了信仰。具體的效果是那麼真實，甚致有人願以重金購買這股能力而加以使用。撒瑪黎雅城的術士西滿，先是聽了斐理伯的宣講而受了洗，後來「看見藉宗徒們的覆手，賦給人聖神，遂獻給他們銀錢說：你們也把這個權柄交給我，使我無論給誰覆手，誰就能領受聖神。」（宗八 9—24）。這個小故事要我們不可忘記，在有信仰的時代，聖神的表彰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聖神是力量、是能力、是動力和活力、是行動和生活，我們重讀保祿宗徒的一段話，便足以體會這些了：

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職分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主所賜；功效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天主，在眾人身上行一切的事。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同，但全是為人的好處，這人從聖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語，另一人卻由同一聖神蒙受知識的言語，有人在同一聖神內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聖神內卻蒙受治病的奇恩；有人

能行奇蹟，有的能說先知話，有的能辨別神恩，有的能說各種語言，有的能解釋語言。這一切都是唯一而同一的聖神所行的，隨他的心願個別分配與人。（格前十二

4—11）

初期教會充滿活潑的信仰，使得聖神自由運作。但每當我們觸及這一點時，我們會迫不及待地指出，針對初期信友團體的穩固和成長，這些特恩是必須的，一旦教會成形了，有了制度了，這些異常的照顧也就不需要了。我們甚至會引述保祿給他的教友「喝奶，並非飯食」之事，來說明我們已是信仰上的成年人，不需要初期教會的那種特恩，奇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自豪能熬得過心靈的乾旱，對於奇蹟式的展現，或大膽的靈修表現，若不是鄙笑最少也是不相信的。我們已不喝奶而改吃飯食了，這是我們的時代，這是我們的驕傲。

如此的心態實只是懦弱與膽怯的屏障罷了。聖神的能力，昨日今日都是一樣的，而我們這個世界比過去的更為需要他。「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的。」（希十三8），如果耶穌是這樣，聖神當然也是這樣，他在第一世紀所做的，同樣願意且能夠在我們這個世紀做。人類的確在進步，但困難麻煩也越多；如果我們虛心、真誠而勇敢地敞開心扉，期待聖神的能力，我們就會擁有它。我們可以獲得宇宙間最絕對的力量，然而，是否願意成爲它的工具、它的經紀人；以造福全人類，這全由我們來決定。

願光榮歸於天主，他能照他在我們身上所發揮的德能，成就一切，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願他在教會內，在耶穌基督內，獲享光榮，至於萬世萬代。阿們。（弗三 20—21）

生活聖言

在救世職務上，有兩點是特別歸屬聖神的，一是默感聖經，一是先知之言。文字言語的服務，溝通傳遞之術，是整個救恩史上天主對人的愛和指引，全都透過歷代先知和聖經表達。這些言辭全都是具有能力的，足以說到做到呈現具體實效的。

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利，直穿入靈魂和神魂，

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且可辨別心中的感覺和思念。（希四12）

言語是能力，聖經是聖事與臨在。天主的氣息經由人而發聲，而行動。我們這個時代大眾傳播的媒體發達，印刷、錄音、錄影、符號輸入、影印傳真以及翻譯等，記錄言語文字的工具和方法越多，它的價值反被貶低，它的原始含義也往往在翻譯和重述中喪失了。

言語本身含有某種實質，能夠給予現實世界一種指導和改變，但也能有所傷害和醫治，建設和破壞等；它像是輕風飄過，其實卻有神速的力量。耶穌訓示門徒：「不論進了那一家，先說：願這一家平安！那裡如有和平之子，你們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否則仍歸於你們。」（路十5—6）聽到這樣的話，似乎隨即能想像「平安」像隻鴿子，從門徒口中飛出，環繞屋中尋找一名和平愛好者，以便棲息；如果找不到就飛回祝禱和平者的身上，等待下一次機會。不僅是「和平」，其他諸如仁愛、祝福、信任、友善或是仇恨、抗拒等辭，都不是隨風而過的，它們都是一事實、一股活力、一把有力的武器，在現實中產生正面的或負面的作用。

依撒意亞先知大段神諭的結束語，強調了由上主而來之言的實效：「譬如雨和雪從天降下不再返回原處，只有灌溉田地，使之生長萌芽，償還播種者種子，供給吃飯者食糧；同樣，從我口中發出的言語，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裡來，它必實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它的使命。」（五五10—11）帶有力量的言語，總不會忘記它的愛與滋長繁殖的使命。

希伯來民族對上主之言的概念，不是我們所能懂或想像的。在他們看來，先知宣報某事情會發生時，並不是因為有事情要發生，所以先知宣報了；而是因為先知宣報了，所以該事會發生。先知之言不僅是宣示；同時是產生事件。（參考 *The Meaning of Sacred Scripture*

，Louis Bouger)。因此以色列的君王和鄰近各國的君王，都急於獲得對己有利的先知之言，躲開於己不利者。巴郎被摩阿布王邀請去咒罵以色列，就是一例：

漆頗爾的兒子巴拉克，其時正是摩阿布的君王，派遣使者往幼發拉底河阿瑪伍人之地，去見貝教爾的兒子巴郎，請他說：「由埃及來了一個民族，遮蓋了地面，現今正住在我的對面。現在請你來替我咒罵這民族，因為他們比我強大；這樣或許我能將他們擊敗，從此地趕走。因為我知道，你祝福的必蒙祝福，你咒罵的必蒙咒罵。」

摩阿布的人找到了巴郎，且是帶著酬金去的，巴郎表示他需要一夜的時間，向上主請示。天主對巴郎說：「你不可與他們同去，你不可咒罵這民族，因為他們是受祝福的。」巴郎早晨起來就對巴拉克的繒紳說：「你們回國家去罷，因為上主不許我同你們一起去。」摩阿布的繒紳就起身回到巴拉克那裡說：「巴郎不願同我們一起來。」

隨後派來更多的使者，更高貴的禮物。終於巴郎騎上了驢子去了，天使會半路擋路；但最後天使現形告訴他：「同這些人去罷，但你只應說我吩咐你的話。」關鍵就在於此，先知所宣報的一言一語，都將成爲事實，所以他必須小心謹慎，不能說錯一個字。巴拉克要征服此民族，而上主則要保護它，也要看緊先知的嘴巴。

巴拉克聽說巴郎來了，就到阿爾摩阿布，國界的盡頭去接他。巴拉克對巴郎說：「我不是派遣了使者去請你嗎？你為什麼不到我這裡來？莫非我不能給你報酬嗎？」巴郎答覆說：「我已到你這裡來了，但我能隨便說什麼嗎？我只能說天主吩咐我說的話。」

接下來是祭典與祝禱的準備，七座祭壇，七頭公牛及七隻公綿羊，一應齊備，以便先知咒罵以色列民族。巴郎一心準備咒罵，但他一啓齒，說出來的全是祝福的話，君王聽了當然不高興，便對巴郎說：

「你對我作的是什麼事？我叫你來咒罵我的仇敵，你反而祝福它。」他回答說：「我豈不該謹慎說出上主叫我說的話嗎？」巴拉克對他說：「請你同我到另一地方去，從那裡可看到他們，這裡只看到一部分，不能看到全部，你從那裡替我咒罵他們。」

又是七座新的祭台，七頭牛和七隻公綿羊作祭品，看看在這新的據點，是否能讓君王稱心如意；可惜先知莫可奈何，還是得祝福以色列。君王不得不抗議：「你不咒罵他們，但也不該祝福啊！」他們又試了一次，仍無法如願，巴郎口中硬是說不出一句相反以色列子民的話，反而一次次地祝福，使得君王大怒：

巴拉克對巴郎大發忿怒，拍手向他說：「我請你來為咒罵我的仇敵，你卻祝福他們，

而且一連三次。你快回你故鄉去罷，我原想豐厚地酬謝你，但是上主奪去了你的酬報。」巴郎回答說：「我不是已對你遠來的使者聲明過，即使巴拉克給我滿屋金銀，我也不能違犯上主的命令，任意去行善或作惡，而只能說上主所吩咐的嗎？」（戶

廿二—廿四）

先知的話就是聖神之言，不論是勝利是敗北，總之是言出必行的。因上主之名所發出的言語，能給予它所指的事件一股物質力量。

在印度，我所居住的區域，人們在好幾年前便開始將聖經重譯為當地的語言，因為原有的已不敷用了。計劃是獲得官方批准的，但好些傳統的信友卻反對，而他們的理由是：天主之言是不可改變的，是和天主一樣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一經翻譯定型了，不論是多麼老舊的話都必須保持不動，視為天主永不動搖的寶座、能力和威嚴。已有的譯文不可改動，因為那將使神聖的經書無效，銷毀了禮儀中已祝聖過的上主之言的能力。我們確實用了不少心血和時間，說服他們；但留給我的深刻印象，則是這些熱心教友對天主之言的執著與尊重。

其他宗教對神明之言同樣是極為尊重的，也堅信此言在傾聽者身上所產生的力量。以下是一則印度小故事，它極純真地說明對神之言語能產生物質能力的信仰。

竊賊訓練他的兒子繼承衣鉢（即偷竊的本領），非常小心不讓他走近廟宇，不讓他聽到

那兒所誦讀的經典，因為其中的任何一個字、一句話，都足以改變他，使他向善。如此一來做父親的就會失去一個工作伙伴和繼承人。一天，父子二人要經過一個廣場，那裡有人在朗誦神明之言，並加以解釋，群眾都坐在草地上傾聽。父親訓示兒子路過時雙手堵住耳朵。他聽不見任何一句話，危險就可以躲過了。兒子順從指示，雙手堵住耳朵，走著走著，一根刺扎入他的赤腳，他尖叫之際同時鬆開雙手，彎下身去抱住受傷的腳。父親見狀，爲了要避開危險，隨即衝上前用自己的手，堵住兒子的耳朵。兒子的耳朵，只是一剎那未受保護，而就此這瞬息已足夠了，神聖的經典之言已進入他內，且產生了力量。他意識到所從事的行業是違法的，悔改而捨棄了他的行業。下半段故事更有意思，父親因爲要去保護兒子的雙耳，結果自己的耳朵便無暇照顧，神聖的經典之言，也經由它們而進入他內，感動了他的心，他變成了一個忠實的人。難怪他一直躲著廟宇附近的人和經典之言，因爲自此以後他得去另找謀生之路。

另一件事也是在印度我居住的地區發生的：在兩個宗教互相敵對的歲月裡，有一次回教的清真寺被燒，火燄過後仍在悶燒時，竟然有一個小孩到餘燼中去細心地撿拾一些東西。虔誠的信徒從一扇半開的窗子，辨識出他撿拾的是一頁頁的可蘭經。無所畏懼的孩子，將它們放回平日所供奉的壁龕內。對生活之言之了不起的敬重！可蘭經中稱我們基督徒爲「經書的

子民」，所以我們一定要重視天主之言的價值和力量，才配得上如此高貴的稱呼。

耶肋米亞先知：

——我的話豈不是像火？豈不是像擊碎巖石的鐵鎚？（廿三 29）

保祿：

——戴上救恩當盔，拿著聖神作利劍，即天主的話。（弗六 17）

耶穌：

——我給你們所講論的話，就是神、就是生命。（若六 63）

藉先知而發言

保祿所提出的聖神之恩，不論在本書中是以什麼名稱出現，總之他所首推的是先知之恩。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渴慕神恩，尤其要渴慕做先知之恩。」（格前十四1），「我願你們都有說語言之恩，但我更願你們都做先知，」「你們應當渴慕說先知話，」如此堅持的理由是：「那講先知話的，卻是建立教會。」（十四5，39，4）。對深愛普世教會及地方教會的我們而言，保祿的話是一挑戰，讓我們對聖神的這一恩典多加瞭解，並深入它的本質且加以實踐，因為它對上主子民的生活是這麼的重要。

教會的成長有賴三項主要的職務，保祿，他不僅是宗徒，同時也被公認為先知（宗十三1），清楚明確地排列了這三項：宗徒、先知和教師（格前十二28）。這三項職務的聯合運

作，使教會前進、指引並履行使命，有制度地建立新的團體，以「建樹基督的身體」（弗四12）。不必刻意區分，我們自能看到這三項職務，按聖神的指引及個人的性格而各司其職；三者在互補與聯合中，形成共同和實際的行動。

「先知」在此並不是預言未來，而是一個受到光照的先鋒者，他指出傳福音的新途徑，提出計劃，對成長的方向很敏感，在會議中向教會反應，促使善用祈禱和行動的資源，引領新的團體、新的地區的人認識基督。先知對奧體的成長，有種直覺、預感和洞察力，知道如何集中心力指向目標。先知的視野寬廣，方向清楚，能明確說出：「就是那樣！」洗者若翰，先知中的先知者，眾人仍在無知時，他已忠心地盼著那要來的一位。先知能讀人的心事，啟發人的良心，詮釋環境推測機遇。初期教會所遵奉的先知之言，為《福音》打下基礎，在外教人的地區畫出了基督信仰的圖案。先知之言是份天恩，能衝破防線而闢出新的走向，照亮人心共同建設天主的大家庭。

先知明確指出方向後，宗徒便肩負履行使命的責任。宗徒要旅行、冒險、作各方面的接觸、宣講佈道、付洗，在陌生的地區建起一個新的教會團體，接著又往另一處工作；順著先知指出的方向，馬不停蹄的前進。宗徒是行動者，先知是洞察先機者。

宗徒往前行時，便將責任留給教師。教師的職責是使新興教會的信仰生活，穩定、持續

及深入。教師是常駐地方教會的，經常宣講訓誨，帶動整個團體的信仰生活。宗徒或說使徒，是受派遣的，在先知所受的靈感和他洞察力的引領下，使徒從甲地走向乙地。先知、宗徒、教師組成福音工作隊，策劃、履行、穩固福傳的進行。先知和宗徒是前進的雙翼，所以保祿告訴信友們，他們是「被建築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礎上」的（弗二20），此處指的並不是舊約的先知及其預言，而是新約的先知，他們將聖神的啓發轉變為使徒工作者。初期教會就是循這路線建立並成長的。

如果我們希望教會恢復它曾有過的活力，那就需要對信友團體中聖神的感應，採取一種神恩性的開放心態。使徒工作上的冒險，有賴於聖神的靈感更甚於人爲的計劃。我們現在一切的計劃統計等，全靠多功能的機器人；但是當我們將神聖的使徒服務，濃縮成商業性的董事會，那就錯了。我們作分析、辯論，檢討理由；審慎地作出決定而且定期修正，然後將結論印製成報表，它們像似國際會議上專家的報告，一份份分送給所有相關人員。如此冷酷而有效率的作法，與福傳性的活動是很有距離的，後者不排斥效率，而是更進到靈性的直覺和手足間的情誼。我們需要勇敢的和有創造性的先知的呼聲，將聖神完完整整地帶回教會，帶入教會成員的所作所爲。這是革新之路。

教會初創期間的一段小插曲，弟茂德的聖言，頗能說明先知此一角色在當時是很重要的。

保祿需要同伴隨行傳道，他每次都謹慎地選擇適當的人選，能和他搭配以推展使徒工作。一次，發生了一些困難，他想更換同伴。保祿對巴爾納伯說：「我們要回去視察我們曾講過主的道的各城，看看弟兄怎麼樣了。巴爾納伯願意讓若望馬爾谷同行，保祿卻持反面的意見，爭執之後，巴爾納伯便和馬爾谷往塞浦路斯去了；保祿卻揀選了息拉，一起走遍敘利亞和基里基雅，接著又去了德爾貝和呂斯特。」（宗十五36—十六1）

保祿和息拉相處得不錯，但是他仍在尋找一個永久性的傳道伙伴，日後能作他的代理人。他在呂斯特遇上了這個人，那就是弟茂德。整件事留給保祿很深的印象，多年後仍以這段往事來鼓勵這位高徒：「不要疏忽你心內的神恩，即從前因預言，藉長老團的覆手賜予你的神恩。」在另一處又寫道：「我兒弟茂德，我根據以前指著你所說過的那些預言，把這訓令委託給你，為叫你藉此打這場好仗，保持信德和良心純潔。」（弟前四14；一18—19）

弟茂德之所以受敘任於使徒職務，並非出自人為的考量或是基於他個人的條件及心願，實是出於信仰團體中的先知們的仲裁。聖神藉著他們而發言，而選定一位乍見之下未必適合的年輕人。他為人羞怯，是混合婚姻的後代，母親是猶太人，父親是外地人。這一點保祿想出了一個彌補之道，讓弟茂德接受割損禮，以符合猶太的傳統，雖然當時對皈依者已不再要求割損了。保祿深知藉由先知聽天主的召喚是怎麼一回事。安提約基雅的教會遵奉了主的命

令，公開認定保祿的使命。「安提約基雅的教會中，有一些先知和教師，其中有巴爾納伯和號稱尼革爾的西滿，有基勒乃人路基約，與分封侯黑落德同乳母的瑪納恆，還有掃祿。他們敬禮王和禁食的時候，聖神對他們說：『你們給我選出巴爾納伯和掃祿，去行我叫他們去行的工作。』他們遂禁食祈禱，給他們覆手後，派他們走了。」（宗十三1—3）有過如此的經驗，無怪乎保祿會說教會是靠先知之恩建立起來的，教會的牧者和服務者也是有賴於它而產生的。

先知式微，教會便要受苦。以色列子民深知這是最糟的現象，挽救之道就是快快尋求先知的領導。聖詠七十四，在哀弔了聖殿的毀滅和全民族的悲慘後，道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既是為災禍作解釋，又是藉此尋求解困：「一個先知也不復出。」以色列沒有先知了。也就是說沒有人保護、指引、訓誡、鼓勵了，也沒有人來告訴我們在這困難中該做些什麼；既不知要做什么，只有俯伏不前。唯獨先知的出現，以色列方才有救。

猶大瑪加伯光復聖城耶路撒冷，想要清潔聖殿，卻又不知所措。「他們商議該怎樣處理被玷污的全燔祭壇。終於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就是將祭壇毀壞，免得常存著為異民玷污的恥辱。於是就將祭壇拆毀了，將那些石頭安放在聖殿山上一個適當的地方，直到一位先知來到，再另行安排。」（加上四44—46）沒有一個先知來指點他們，「以色列從此遭受大難，這大

難是自我們沒有先知那天起，從未遭遇過的。」（九27）息孟雖是德高望眾的領袖，但他被認可的條件也是「直到一位忠誠的先知興起為止。」（十四41）上主的子民沒有先知，便動彈不得；同樣，教會沒有先知，也不能有什麼進展。

先知常被忽視，甚或被壓抑的原因之一就是先知之言的性質，它既獨特又獨立，足以引發與權威之間的衝突。權威習慣於既定的方法和傳統，先知之言不會讓人舒服，它是一項挑戰、一個驚嚇、一聲感人的召回。但既定的團體是懶散的，不願接受新冒險的撞擊；先知閉嘴，保持安靜，不要來擾亂我們的成規。果真有人要這樣做，我們將聯合抵制，孤立他，以機構和制度壓下他的聲音。機構終究會是個勝利者的。先知總是沒好下場的，耶路撒冷沒有了先知便動彈不得，卻仍以石頭擊斃先知。開拓新路者，冒的是致命之險。

《新約》尚未寫成，教會內已呈現了先知與權威間的緊張。宗徒大事錄及保祿書信，都明顯表示先知的重要及其對教會成長的影響。熱情洋溢的團體，四處形成，很快有了組織；於是機構與神恩對立。這似乎是歷史相沿中，不可避免的情形。新約，也可說是整部聖經中最短及最後的一封信，頗遺憾地點出了初期教會中的對立和衝突。

此處所指的是若望三書，此書信是寫給加約的，信中他獲得若望最愛用的讚辭：「在真理內生活」。若望在其晚年向這位年長的信友，說出內心的擔憂。定型的機構有可能窒息一

股自然的熱誠；這股熱誠一直推動著福音的廣傳。這股自然的熱誠在一個名叫德默特疏者身上散發出來，他和一小組人巡視不同的信友團體，以所領受的神恩指引、鼓勵大家。若望非常認同此人（眾人和真理本身都給德默特疏作證），他憑自己從年資及聲望所得的威信，派給這些人使徒性使命，因為自己年邁而不宜旅行了。

困難來了，地方教會的負責人狄約勒斐不欣賞這些先知性人物，不願接待他們，唯恐自己的權威受到威脅。這位負責人代表不變不動的機構，對自由自在的神恩性人物的造訪，感到不舒服。前一組受遣者已經遭他驅逐，這一組新來的人，同樣受到反對。

我給教會寫過信，但是那在他們中間愛作首領的狄約勒斐卻不承認我們。因此我若來到，必要指摘他所行的事，就是他惡言惡語誹謗我們的事。這還不夠，他自己不款待弟兄，連那願意款待的，他也加以阻止，甚而將他們逐出教會。（9—10）

若望有意再試一次，所以派遣了德默特疏這一夥人，同時寫信給加約（即三書），請他接待他們，協助他們。如此躲開負責人的反對。

親愛的，凡你對弟兄，尤其對旅客所行的，都是真信徒的行為，他們在教會前證明了你的愛德。你若以相稱天主的態度，幫助他們走上旅途，就是做了善事。因為他們出發是為主的名字，並沒有從外教人接受什麼；所以我們應當款待這樣的人，為

叫我們成為與真理合作的人。(5—8)

整部聖經尚未結束，制度與神恩、組織與自由、權威與良心、文字和精神之間的衝突，早已形成。這些情形在我們的周遭也一樣存在，但願今日的教會中，不會缺少加約和德默特疏這樣的人。

有些弟兄來，證明你在真理內，就是說你怎樣在真理內生活，我很高興。我聽說我的孩子們在真理內生活，我沒有比這更大的喜樂了。(3—4)

但願若望長老的最後一封信，為今日的教會指出一條前進之路。

治癒病人

聖神或神恩降臨的特有手勢是覆手。此手勢是耶穌祝福兒童及病人所用的，宗徒們提升新門徒分擔使徒使命，也用此手勢。這是祝福、祈禱、相通共融以及聖事和禮儀等的手勢；一種傳遞天恩的手勢。整部福音充滿了這樣的手勢，天主由此手勢臨於人間。人間的信仰接力賽，全靠聖神的這根棒子相聯相傳。

「日落後，眾人把所有患各種病症的人，都領到他跟前，他就把手覆在每一個人身上，治好了他們。」（路四40）耶穌觸碰每名病患的身體，天主是極嚴肅地看待人的身體的，他創造了它清楚它的價值。治療有形的身體，固然是治療無形之魂的表徵，而且是既真實又安慰人心的；其實它另具更深層次的意義，它表明人是個有組織的統一體，身體的健康影響心

靈，心靈的喜悅使身體活躍。聖神的能力覆蓋整個的人，身體與靈魂在分不開的相屬相從中，迎向天國的來臨。

如果剔除了全部的治病的敘述，那麼福音書的意義及其論據也都喪失了。耶穌針對黑落德，曾以治病之舉來概述自己：「你們去告訴這狐狸，我今天明天驅魔治病，第三天就要完畢。」（路十三32）他的門徒也作了類似的概述：「耶穌在門徒前還行了許多其他的神蹟，沒有記在這部書上。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命。」（若廿30—31）「你們都知道，在若翰宣講洗禮以後，從加里肋亞開始，在全猶太所發生的事，天主怎樣以聖神和德能傳了納匝肋的耶穌，使他巡行各處，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壓制的人，因為天主同他在一起。我們就是他在猶太人地域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見證人。」（宗十37—39）。耶穌的使命是醫治病人而宣報天國已從他身上進入人間，為眾人帶來救恩。

耶穌也將此同一使命給了門徒：「耶穌將十二門徒叫來，授給他們制伏邪魔的權柄，可以驅逐邪魔，醫治各種病症、各種疾苦：：：你們在路上應宣講說天國臨近了，病人你們要治好，死人你們要復活，癩病人你們要潔淨，魔鬼你們要驅逐。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瑪十一—八）

馬爾谷給宗徒下的定義是，蒙選與基督同行，宣報天國來臨而驅魔。以福音語言來說便是「治癒病人」，因為病被視為惡魔纏身。「耶穌上了山，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來，他們便來到他面前。他選定了十二人，為同他常在一起，並為派遣他們去宣講，且具有驅魔的權柄。」（三13—15）馬爾谷福音的結束語則是：「耶穌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信的人必有這些奇蹟隨著他們：因我的名驅逐魔鬼，說新語言，手拿毒蛇甚或喝了什麼致死毒物，也絕不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十六15—18）路加重復同樣的話，報導了七十二門徒的快樂經驗，「主，因著你的名號，連惡魔都屈服於我們。」（十七）默西亞的標記是既清楚又肯定的，在福音書中迴響不絕。

去，把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瞎子看見，癩病人得了潔淨，聾子聽見，

死人復活，窮苦人得了喜訊。（瑪十一4—5）

保祿宗徒親自驗證了。「宗徒的記號，也在你們中間以各種的堅忍，藉著徵兆、奇蹟和異能，真正實現了。」「我們把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僅在乎言語，而且也在乎德能和聖神。」「我不敢提及別的，只說基督藉我以言語、以行動，藉著奇蹟異事的能力和天主聖神的德能，所作的使外邦人歸順的事。」（格後十二12，得前一5，羅十五18）

聖神在人身上所起的作用，並不只是外在的表彰而已，其中的教義是很深的，而且是與福音信息的本質相連的。保祿在羅馬人書信中，簡短扼要地說明了基督的救恩神學，「罪惡藉著一個人進入了世界，死亡藉著罪惡也進入了世界，」（羅五12）靈魂的罪反映在肉體的死亡上，因此死亡變成敵人、變成懲罰、恐懼以及世上一切榮華富貴的終結。它是腐朽、離別與未知的印記。「罪惡的新俸是死亡，天主的恩賜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內的永生。」（羅六23）耶穌將我們從罪中救出，然後以他復活的德能，將我們現世生活的終結轉變成永生的伊始。「在勝利中，死亡被吞滅了。死亡，你的勝利在那裡？死亡，你的刺在那裡？」（格前十五54—55）

死亡與罪相連，病痛與死亡相連；若說耶穌將我們從罪中解救出來，那麼他也將我們從死亡中救出、病痛中救出。治好病人真的並非一個隨興的手勢而已，實在是耶穌來解救人的身心的結果。不錯，人間處處仍是疾病和死亡，仍有罪惡。耶穌的勝利雖是已臻完境的，但卻需隨時間並藉我們的脆弱和失敗等，逐步表現的。最終的榮光仍為今日的掙扎所籠罩。耶穌的救恩，使我們在現世就能以身心親證他的大能，雖然仍是不完整的，但卻是真實的。

我們往往低估了聖神的能力，不敢有所奢望，更別提像初期信友那樣，要求覆手治病了。我們深信耶穌醫治心靈，赦免罪過，經由聖事我們堅信並接受他的寬恕；可是我們不會將此

信心延伸至身體的需求。我們相信心靈的治癒，卻不容易相信身體的治癒，這一點值得我們想想。

耶穌在這問題上劃出了平行線。一個癱子連人帶床讓人從屋頂上送入屋內，耶穌所在之處。耶穌對他說：「人啊！你的罪赦了。」在場的經師和法利塞人大為驚愕，此人居然赦起罪來了！這是只有神可以做的。耶穌藉此樹立自己的威信，便問道：「什麼比較容易？是說你的罪赦了；或是說起來行走罷？但為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權赦罪——便對癱子說：起來，拿起你的小床回家去吧。」癱子照做不誤。

那個容易？那個難？兩者都來自天主，不同的是疾病的治癒是外在的、可辨認的，因此比無形可見的赦罪，容易受到檢視和批評。耶穌以外在行動為印記來確保內在的醫治。是友是敵，都能目睹癱瘓者行走，因而能明白有本領叫癱倒者走動的這個人，也有本領讓病倒的靈魂，充滿生機。

我是神父，能在聖事中因主之名赦罪。當我舉手劃十字聖號並誦念赦罪經文時，不但我信，我還將此信心傳給認罪悔罪者。然而我自問：什麼比較容易？說你的罪赦了；或是說起來行走吧！如果我相信我的手能因主的名赦罪，為什麼卻不能相信可以因主的名治病呢？每天我手中拿著餅酒，將它們轉化為基督的體血；但我又自問：說這是我的身體，或說起來行

走，那個容易些？看來將上主從上天叫下大地，總比醫好個病人要難得多！那麼，我既不敢說起來行走罷；又怎會敢說這是我身體呢？同樣的一雙手，祝聖我、派遣我的也是同一權威；可是我的信仰衰退了。今日的信仰團體，如果不寄望從神父手中獲得身體的痊癒，而只寄望靈性層次的赦罪，信仰是衰退了。沒有人能讓別人看見癱瘓者走動，那又如何讓人相信天主赦免人罪呢？

聖多瑪斯在他冷靜而無私的抽象道理中，確認「標記」是需要的，以便穩定和傳播信仰。「基督信仰的傳道者所宣講的道，必須得到實證以便爲人所信；也就是要有奇蹟，像馬爾谷福音十六章廿節所載——他們出去到處宣講，主與他們合作，並以奇蹟相隨，證實所傳的道理——就應該是這樣的。藉著可見的效果走向真理，是正常的路途。」這位大神學家說這些話時，似乎並未顧慮到他那時代是否正是如此的！其實，當時對治癒身體的信仰已經減退了。減退的理由古今如一，人們不再奉行了。

一次，在我借住的印度人家中，我坐在屋子的一角閱讀聖經；家中的長子一瘸一拐地拖着他的身子走過來，他從小雙腿就癱瘓了。我讓他看清楚我在讀什麼書，他看後安靜地坐在邊上。過了一會兒，他說：「神父，請您念一段給我聽罷。」我朗讀了路加福音中治癒癱子的一段。他平靜地聽著，剎那的深沉無言過去後，他說：「神父，您在我頭上覆手，祈禱我

痊癒好嗎？」我答應了他，雙手覆在他頭上，真誠虔敬地爲他祝福。事後，他同樣拖著身子一癱一拐地走回去。我和一些同道提起這件事，他們都說我不應該朗讀這段聖經給他聽的。

梵二以前，十二月三日聖方濟紀念彌撒的集禱經是：「天主，你願藉著聖方濟的宣講和奇蹟，讓印度人加入你的教會：：：。」梵二以後，新的禱詞是這樣：「天主，你會藉聖方濟的宣講，引導很多民族皈依你：：：。」「奇蹟」一辭消失了。教會膽怯了，修剪了自己的歷史，對往日的信仰感到不好意思，不再作令人窘困的表白了。聖神的羽翼被截短了，但聖經依然如故：

萬有的主宰天主，求你憐憫我們，轉面回顧。求你賜萬民都敬畏你。

求你重顯神蹟，重行奇事，顯耀你的力量和你的大能。

求你為你首要的功業作證，履行古先知們因你的名所說的預言。

求你賞報期待你的人民，好使你的先知們被人認為忠實：：：使世上的人都知道你

是天主，萬世萬代的天主。（德卅六）

主！請增強我的信仰。

舉心向上

聖神既是獨具一格者，又是多姿多采的，耶穌便得爲他想個特有的稱謂。耶穌選用了「護慰者」。「我也要求父，他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我若不去，護慰者便不會到你們這裡來。」門徒聽到了一個新的名詞，人對天主的認知中，又開啓了新的一頁。

就字源的意義來說，護慰者 (Paraclete) 指在一項工作或危機時被叫去幫忙的人。在我們的各種需求中，聖神都來幫助我們，他是我們的朋友，既忠實又具影響力。生活中遇上了困難，我們不期然地會去找個信得過的人聊聊，商討一下取捨進退，這個對象就是「護慰者」。他已被呼喚過，如今是常伴我們左右的，隨時傾聽和支援我們。我們不必一次又一次地去找個護慰者，只需牢牢記住他總是守在我們身邊，等著爲我們排解每一天的生活難題。

按希臘文「護慰者」一辭，也有法庭上的辯護者的意思。一名被告者在受審問的過程中，往往是無知而恐慌的，所以他需要懂得法律，了解法庭狀況者的幫助，需要有人幫他答辯及陳述實情等。我們在天主跟前就是這樣，對自己的罪狀不清不楚，恐慌而不安；需要一位專家來做朋友，來做我們的辯護人。聖神這位護慰者，他比我們更瞭解案情，他也很瞭解法庭上的法官，他知道如何說服、勸說，並為我們爭取自由。

護慰者給予我們的幫助，是讓我們好好的活，而這一點是我們非常需要的，也是應該向護慰者致謝的。在這沉悶寡歡、千篇一律且又無情的生活世界，處處有困難包圍我們，重重障礙擋住我們前進的步伐，呆板的生活使我們的感官遲鈍，失望的遭遇弄得前程茫茫。當初有的一股熱誠隨著生活的疲累而逐步減退。我們需要重展笑容、提振精神、強化步伐，把目光放遠，迎向風雨而再建希望。我們需要友善的聲音，支持的手，積極的鼓勵，把我們從悲觀中拉出來，讓我們面對人事物，相信工作是值得去做的，生活是值得去活的。在人生的全程旅途中，我們時時處處都需要從天而來的護慰。舉心向上罷！

有人就是能夠散發希望，激發人心中的熱誠和喜樂，這確是聖神的恩賜。初期教會就有這麼一個人，他是生於塞浦路斯的肋未人若瑟，宗徒們稱他巴爾納伯，即是「安慰之子」。

這個肋未人善用他的神恩，時常很敏感地注意別人的需要，及時提供服務。他在信仰團

體中認出了一個會很有作為的人。那就是名叫掃祿者，他一夜之間由迫害者轉變為基督的擁護者。這使得猶太人要殺他，信仰團體則懷疑他；巴爾納伯卻慧眼識英雄，不但接待了他還「引他去見宗徒，並給他們講述掃祿在路上怎樣看見了主，主怎樣給他說了話，他又怎樣在大馬士革因耶穌的名字勇敢講道。」（宗九20—30）

保祿受到孤立時，巴爾納伯相信了他，鼓勵了他，使他成為真正的宗徒。這樣做等於為新生的教會提供了極大的服務。他這份慧眼識英雄的特恩，還有更進一步的發揮。信仰始終在猶太人之間相傳，但突然出現了一個新的挑戰。斯德望事件之後，有些信友為了安全起見，逃離耶路撒冷，有的甚至遠赴安提約基雅。最先他們仍只在猶太人之間互傳信仰，但很快的，他們開始向非猶太人傳播信仰。教會自此衝破了猶太藩籬，走向它本就應該邁入的普世。新興起來的教會，要能向上發展向下扎根才行，耶路撒冷的教會便派遣了一名最佳人選去照顧該地的教會。他到了該地的教會之後所發生的事，可以說改變了教會的方向，進而影響了世界史的方向。巴爾納伯雖充滿熱誠，但也冷靜地知道自己一個人挑不起這個擔子，因此想到了自己曾推薦他成為宗徒的人。於是他親自去塔爾索找掃祿，「領他回到安提約基雅。他們一整年在那教會中共同工作，教導了許多人。」（宗十一19—26）

保祿和巴爾納伯又一起上耶路撒冷，為這母教會帶去一些物質的支援。當這對福傳伙伴

回到安提約基雅之後，又有新的使命。他們二人各有特色，巴爾納伯的儀態溫文而熱誠，保祿個子矮小而口才過人。呂斯特辣的外教人，把他們兩人看成神的化身。福音信息藉著這兩個人的犯難精神，傳向普世。兩位奇才在保祿二次外出傳教時分手了，但巴爾納伯的神恩永留教會，他的善表仍舊激勵著今日的我們去加以效法。

當人們問及我們的工作時，身為基督徒，我想不論我們有何專業或職務，最感人的答話應該是一句出自內心的表白：「我的工作嗎？最喜歡的便是去鼓勵別人！」不論在什麼場合，不論我做什麼或說什麼，我的目的是要鼓舞人心，讓人們看到光明的一面，擺脫消極悲觀和憂悶；雖在困難中，對生命卻有信心。這樣做是福傳的基本方法，足以推廣教會，使人人能自稱為「基督徒」。

這便是護慰者的恩賜和使命，也是他的本質。如此一來，我們可以好好品味保祿致格林多人後書的頌謝辭了：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仁慈的父和施與各種安慰的天主受讚頌，是他在我們的各種磨難中，常常安慰我們，為使我們能以自己由天主所親受的安慰，去安慰在各種困難中的人。（一三—四）

保祿呼喊出來的「安慰」一辭，實是源自「護慰者」（Paraclete），它也可被譯成「勸

勉」。這都是聖神的作用。他鼓勵勸慰了我們，我們也就會去鼓舞他人；他使我們成爲另一個護慰者，正如父派遣了耶穌，而耶穌則派遣我們。我們奉行耶穌的工作，就是奉行聖神的工作。聖三的溪流因此引領著我們，將天主永恆的真理和幸福，化爲今世的現實人生。

今日所見所聞

以色列子民遵奉天意，每年要隆重地過三個節日：無酵節、收成節和收藏節。（出廿三
14—17）

他們的收成節就是我們的五旬節（聖神降臨節）。肋未紀中對此節日另作了說明：「從你們獻麥束行搖禮的安息日的次日起，應計算七個整星期，即直到第七個安息日後的次日，共計五十天，那天應給上主奉獻薦新的素祭。」（廿三 15—16）因為是共計五十天，所以稱五旬節。

這個傳統的節日，此時卻凝聚了宗徒小團體，以及耶穌的一些親戚和曾追隨過他的幾名婦女。大家在「樓房」上，有「耶穌的母親瑪利亞」陪著，抽籤以瑪弟亞補足宗徒的缺額後，

加緊祈禱和期待。

所期待的是在這同一間屋子裡曾聽過的承諾。臨別贈言時，耶穌說之再三的「護慰者」，瞬間將化成事實，而且要自此導引他們的生活。舊時的節日為歷史的新頁鋪路，一道新的法令將取代舊有的法律，在新的西乃山上頒布；而新的收成將是聖神的果實，由耶穌所稱的父，並經過他所稱的護慰者而來的新生命，將為人心帶來新紀元的光輝和榮耀。新生教會的團體經驗，啓開了一條進入聖三奧蹟的途徑，也提升了我們的生命去分享我們所相信、所崇拜的天主的本質。稻田裡的收成節，如今閃爍著的卻是更新的、豐盛的穀物。

突然，一陣響聲分割了兩個世紀。沿街的人極為驚訝地齊集起來，為新的賞賜作見證，「有帕提雅人、瑪待人、厄藍人和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及卡帕多細雅、本都雅並亞細亞、夫黎基雅和旁非里雅、埃及並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亞一帶的人，僑居的羅馬人、猶太人和歸依猶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刺伯人。」（宗二 9—11）普世民族都記錄下來了。在這關鍵性的一刻，全人類都在場了，耶路撒冷包羅了全球，聖神的新紀元開始了。

暴風吹進屋裡穿進牆內，天主的能力滲入人的身體結構。空氣中有生命，有聲音，每樣東西沒有推動而在活動，沒有人知道怎麼來的、怎麼去的，大家同時感覺到它的到來。風將他們團結為一，這流動的氣息祝聖了他們的感官，「樓房」在呼吸！

火不請自降，每個火燄都有個頭可著落。焚燒舊日祭壇上的犧牲的火、點亮沙漠中的黑夜的火、在曷勒布山上發光卻不燃燒的火。火變成了舌頭，一人說話，萬人都聽懂了，巴貝爾塔倒下了。沒有一個是陌生人，彼此相互瞭解，男女老少合而為一。

熱情散發，大家感覺到彼此的相歸屬，喜樂打動了每一顆心，每一張臉都散發光輝，人人展現莫名的笑容，清晨便已陶醉在精神的醇醪裡。周遭的人目瞪口呆地望著、等著；伯多祿的聲音劃破了無言的等待。

漁夫變成了演說者。雞啼時痛哭流淚的人，此時站出來面對群眾，復活的氣息貫穿他的言辭，引言和證詞，信仰與勇氣，外加記憶猶新的個人見證。伯多祿那充滿靈感的神學之談，規劃了一個新的開始。言辭之間滿是真理之音，完整地點出了我們的希望和生活所在。他的話是福音書的撮要，歷史的投影，超越人間思想和知性推理，而將我們帶向信仰之道的真實點：

這位耶穌，天主使他復活了，我們都是他的見證人，他被舉揚到天主的右邊，由父領受了所恩許的聖神，你們現今所見所聞的，就是他所傾注的聖神。（宗二 32—33）

父舉揚了耶穌，賦予他聖神。當時人所見所聞的，今日以及世世代代的人將見將聞的，都來自他，來自耶穌——由父而領受聖神者。從這裡散發出教會初生的喜樂、真理的立場、群

眾的訝異；從這裡產生小小的羊群、綻放芥菜子的茂盛、酵母的膨脹及田間的收成；從這裡產生信仰的致命者、童貞的獻身者以及聖經的學者和多采多姿的禮儀。我的一切，成長、友誼、冒險、追尋等，昨日、今日和明日，一切的一切全都從這一點而來。

一切來自耶穌由父所領受的聖神，而我們卻是在耶穌內。在我們虔誠善度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是一次「五旬節」，恩許於我們的聖神，天天在男女老少的心中開花結果。

路加，忠實的歷史家和高明的醫師，能清楚感受到基督之體——教會的脈動和成長，以專業者的眼光註明：「在那一天約增添了三千人。」

聖神的來臨，就是教會的成長。

氣象萬千是聖神：談七恩與果實／Carlos G. Valles, 著；陳寬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光啓，民83
面：公分
譯自：Taste and see: gifts and fruits of the spirit
ISBN 957-546-166-5 (平裝)

1. 聖靈

242.15

83002395

氣象萬千是聖神

一九九四年五月初版

一九九八年七月初版二刷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Carlos G. Valles, S. J.
譯者：陳寬薇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狄剛
出版者：光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100)辛亥路一段24號
電話：編輯部(02)2367-1750 門市(02)2367-6024
發行部(02)2368-4922 傳真(02)2367-2050
郵政劃撥：0768999-1 (光啓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者：甘國棟
E-mail kcpres@tpts4.seed.net.tw
光啓出版社網路站：
中文網址：<http://www.tec.org.tw/kc>
英文網址：<http://www.tec.org.tw/english/kc>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02)2368-0350 2367-3627
定價：120元

205188

ISBN 957-546-166-5



天主曾以子的降生，有形有象地在以色列子民之間往來走動；而今日天主則以聖神在人心中活動。不論是神恩或是聖神的果實，只要我們正視他的作用，就能將平凡的人生活得有聲有色。

作者書中數着七恩、數着果實，沒有任何的說教，一篇篇都是他的信仰反省和心靈的祝禱；他虔誠的祝禱卻能激發讀者的深思。

ISBN 957-546-166-5 \$120



205188